北京大学图书馆
古籍保护

錢塘陳思纂次

書論上

後漢趙壹非草書

余郡士有梁孔達姜孟穎者皆當世之彥哲也然慕張生之草書過於希顏孔焉孔達寫書以示孟穎皆口誦其文手揩其篇無怠倦焉於是後學之徒競慕二賢守令作篇人撰一卷以爲秘玩余懼其背經而趨俗此非所以弘道興世也又想羅趙之所見蚩沮故爲說草書本末以慰羅趙息梁姜焉竊覽有道張君所與朱使君書稱正氣可以銷邪人無其豐妖不

自作誠可謂信道抱真知命樂天者也若夫褒杜崔
沮羅趙斯斯有自藏之意者無乃近於矜伎賤彼貴
我哉夫草書之興也其於近古乎上非天象所垂下
非河洛所吐中非聖人所造蓋秦之末刑峻網密官
書煩冗戰攻並作軍書交馳羽檄分飛故爲隷草趣
急速耳亦簡易之指非聖人之業也但貴刪難省煩
損複爲單務取易爲易知非常儀也故其讃曰臨事
從宜而今之學草書者不思其簡易之旨直以爲杜
崔之法龜龍所見也其攀扶柱桎詰屈爰乙不可失
也亂齒以上苟任涉學皆廢倉頡史籀競以杜崔爲
楷私書刂與庶獨就書云適迫遽故不及草草本易
而速今反難而遲失指多矣凡人各殊氣血異筋骨
心有疎密手有巧拙書之好醜在心與手可強爲哉
若人顏有美惡豈可學以相若耶昔西施心亦捧胷
而顰衆愚効之秖增其醜趙女善舞行步媚蠱學者
弗獲失節匍匐杜崔張子皆有超俗絶世之才慱
學餘暇遊手于斯後世慕焉專用爲務鑽堅仰高忘
其罷勞夕惕不息仄不暇食十日一筆月數九墨領
袖如皂唇齒常黑雖處衆坐不遑談戲展指畫地以
草劇壁臂穿皮刮指爪摧折見鰓出血猶不休輟然
其爲字無益於工拙亦如効顰者之增醜學步者之
失節也且草書之人蓋伎藝之細者耳鄉邑不以此

較能朝廷不以此科吏博士不以此講試四科不以此求備徵聘不問此意考績不課此字徒善字既不達於政而拙草無損於治推斯言之豈不細哉夫務內者必闕外志小者必忽大俯而捫虱不暇見天天地至大而不見者方銳精於蟣虱乃不暇焉第以此篇研思銳精豈若用之於彼七經稽曆協律推步期程探賾鉤深幽贊神明覽天地之心推聖人之情析疑論之中理俗儒之靜依正道於邪說濟雅樂於鄭聲興至德之和睦弘大倫之玄清窮可以守身遺名達可以尊主致平以茲命世永堅後生不以淵乎

晉王右軍自論書

吾書比鍾張當抗行或謂過之張草猶當鴈行張精熟過人臨池學書池水盡墨若吾耽之若此未必謝之後達解者知其評之不虛吾盡心精作亦久尋諸舊書惟鍾張故爲絕倫其餘爲是小佳不足在意去此二賢僕書次之須得書意轉深點畫之間皆有意自有言所不盡得其妙者事事皆然平南李式論君不謝平南即右軍叔平南將軍王廙也李式晉侍中

南齊王僧虔論書

宋文帝書自謂不減王子敬時議者云天然勝羊欣功夫不及欣

王平南廙是右軍叔自過江東右軍之前惟廙爲最

晝爲晉明帝師書爲右軍法
亡曾祖領軍洽與右軍書云俱變古形不爾至今猶
法鍾張右軍云弟書遂不減吾
亡從祖中書令珉筆力過於子敬書舊品云有四疋
素自朝操筆至暮便竟首尾如一又無誤字子敬戲
云弟書如騎騾駸駸恒欲度驊騮前
庾征西翼書少時與右軍齊名右軍後進庾猶不忿
在荆州與都下書云小兒輩乃賤家雞皆學逸少書
須吾還當比之
張翼書右軍自書表晉穆帝令翼寫題後荅右軍右
軍當時[illegible]別久方覺云小子幾欲亂真
張芝索靖常誕鍾會二衛並得名前代古今既異無
以辨其優劣惟見筆力驚絶耳
張澄書當時亦呼有意
郗愔章草亞於右軍
晉齊王攸書京洛以爲楷法
李式書右軍云是南平之流可比庾翼王濛書亦可
比庾翼
陸機書吳士書也無以校其多少
庾亮書亦能入録
亡高祖丞相導亦甚有楷法以師鍾衛好愛無厭喪
亂狼狽猶以鍾繇尚書宣示帖衣帶過江後在右軍

處右軍借王敬仁敬仁死其母見脩平生所愛遂以入棺

郗超草書亞於二王緊媚過其父骨力不及也

桓玄書自比右軍議者未之許云可比孔琳之

謝安亦入能流殊亦自重乃爲子敬書嵇中散詩得子敬書有時裂作校紙

羊欣丘道護並親授於子敬欣書見重一時行草尤善正乃不稱

孔琳之書天然絶逸極有筆力規矩恐在羊欣後丘道護與羊欣俱面授子敬故當在欣後丘殊在羊欣前

范曄與蕭思話同師羊欣然范後背叛皆失故步名亦稍退

蕭思話全法羊欣風流趣好殆當不減而筆力恨弱

謝靈運書乃不倫遇其合時亦得入流昔子敬上表多於中書雜事中皆自書竊易真本相與不疑元嘉初方就索還上謝太傅殊禮表亦是其例親聞文皇說此

謝綜書其舅云緊潔生起實爲得賞至不重羊欣欣亦憚之書法存力恨少媚好

顏騰之賀道力並便尺牘

康昕學右軍草亦欲亂真與南州識道人作右軍書

貨
孔琳之書放縱快利筆道流便二王後略無其比但
工夫少自任故未得盡其妙故當劣於羊欣
謝靜謝敷並善寫經亦入能敬居鍾毫之美邁古流
今是以征南還有所得辱告並五紙舉體精儁靈奥
執玩反覆不能釋手雖太傅之婉媚玩好領軍之靜
逖荅緒方之蔑如也昔杜度殺字甚安而筆體微瘦
崔瑗筆勢甚快而結字小踈居處二者之間亦猶仲
尼方於季孟也夫工欲善其事以先利其器伯喈非
流紈體素不妄下筆若子邑之紙研染輝光仲將之
墨一點如漆伯英之筆窮神靜思妙物遠矣邈不可
追遂令鍛摧於弱毫數屈於陋墨言之使人於邑若
三珎尚存四寶斯覿何但尺素信禮動見模式將一
字徑丈方寸千言也承天涼體豫復欲繕寫一賦傾
遲暉采心目俱勞承閱覽祕府備覩羣跡崔張歸美
於逸少雖一代所宗僕不見前古人之跡計亦無以
過於逸少既妙盡深絶便當得之實録然觀前世稱
目竊有疑焉崔杜之後共推張芝仲將謂之筆聖伯
玉得其筋巨山得其骨索氏自謂其書銀鈎蠆尾談
者誠得其宗劉德昇爲鍾胡所師兩賢並有肥瘦之
斷元鳴獲釘壁之翫師宜致酒簡之多此亦不能止
長脩狸骨右軍以爲絶倫其功不可及由此言之而

向之論或至投杖聊呈一笑不妄言耳

鍾公之書謂之盡妙鍾有三體一曰銘石書最妙者也二曰章程書世傳祕書教小學者也三曰行狎書行書是也三法皆世人所善

張超字子並河間人衛覬字伯儒河東人爲魏尚書僕射謚敬侯善草及古文略盡其妙草體如傷瘦而筆跡精殺亦行於代子瓘字伯玉晉司空太保爲楚王所害瓘採張芝草法取父書參之更爲草藁世傳其善瓘子恒字巨山亦能書

索靖字幼安燉煌人散騎常侍張芝姊之孫也傳芝草而形勢甚矜其書名其字勢曰銀鈎蠆尾

韋誕字仲將京兆人善楷書漢魏宮觀題署多是誕手魏明帝起凌雲臺先釘牓未題籠盛誕轆轤長絙引上使就牓題牓去地將二十五丈誕危懼誡子孫絕此楷法又著之家令官至大鴻臚

梁庾元威論書

所學正書宜以殷鈞范懷約爲主方正循紀脩短合度所學草書宜以張融王僧虔爲則體用得法意氣有餘章表牋書於斯足矣夫才能則關性分耽嗜殊効大業但令緊快分明屬辭流便字必須體語輒投聲若以邑邑莫分東東相亂則兩王妙迹二陸高才頃來非所用也王延之有言曰勿欺數行尺牘即表

一種人身豈非一者學書得法二者作字得體三者輕重得宜意謂猶須言無虛出斯則善矣近何令貴勢傾朝野聊爾疎漏遂遭十穢之書今聊存兩事曰有寒士自陳簡於掌選詩云伎能既寡薄支兼復單貧柯條濫垂景木石詎知晨狗馬雖難盡犬羊誠易馴効嚬終未似學步豈如真寔云亂朝緒是曰斁彝倫俗作於茲混人途自此迭離合之詩由來久矣不知譏剥爰加稱贊是其第六穢也近來貴宰於二品清宦進不假手作書而筆迹過鄙無法度彼恭拜忽云永感荅人借車還白不具真本流傳合朝耻辱是其第七穢也以此而言書何容易且梁制與平吉人牋書有增懷語者不得答書許乃告絶私弔荅中彼此言感思乖錯者州望須刺大中正處入清議終身不得仕盛名年少宜留意勉之余見學阮研書者不得其骨力婉媚唯學攣拳委盡學薄紹之書者不得其批研淵微徒自經營嶮急晩途別法貪省愛異濃頭纖尾斷腰頓足一八相似十小難分屈等如勻變前爲草減言祖述王蕭無妨日有訛謬是不從生籍不從來許慎門徒居然嗢噱衛恒子弟寧不傷嗟註誤衆家豈宜攻習書字之興由來尚矣沮誦蒼頡黄帝史也周宣王時柱下史史籀始著籀書今六八之法雖存十五之篇亡矣及秦相李斯破大篆爲

小篆造蒼頡七章中車府令趙高造爰歴六章太史
胡母敬造博學七章後人分五十五章爲三蒼上卷
至哀帝元嘉中楊子雲作訓纂記滂喜爲中卷和帝
永元中賈升郎更續記彥盤均爲下卷皆是記字字
出衛人故人稱爲三蒼也夫蒼雅之學儒博所宗自
景純注解轉加敦尚漢晉正史及古今字書並云蒼
頡九篇是李斯所作今竊尋思必不如是其第九章
論豨信京劉等郭云豨信是陳豨韓信京劉是大漢
西土是長安此非讖言豈有秦時朝宰談漢家人物
牛頭馬腹先達何以安之江左碩儒相係梁初復有
任昉及沈約悉未有譏駁余忽横議實不自許敬侯
明哲定其可印而字韻集方言廣雅凡録字者十有
四家許慎字鑿賈氏乃奏說文曹産開拓許侯爰成
字苑說文則形聲具舉字苑則品類周悉追悟典墳
字弗全體周禮以鷄斯爲笄纚禮記以相近爲禳祈
致令衆議叢殘音辭騁乖蓋由程邈變隷流傳未一
鄭公詩譜頗顯其源且書文一友草木相從凡五百
六十七部合一萬五千九百一十五字即曰世中所
行十分裁一而今點畫失體深成怪也近有居士阮
孝緒撰古今文字三卷窮搜正典次册陽五官丘陵
撰文字指要二卷精加擿發惟此兩書可稱要用余
少值明師留心字法所以坐右作午亶字不依羲獻

妙跡不逐陶葛名方作蕤羹不斁晉書不循韻集爰
以淺見輕述字府自謂此文或均瀅露齊末王融圖
古今雜體有六十四書少年崇倣家藏紙貴而鳳魚
蟲鳥是七國時書元長皆作隸書故貽後來所詰湘
東王遣沮陽令韋仲定爲九十一種次功曹謝善勛
增其九法合成百體其中以八卦書爲一以太爲兩
法徑丈一字方寸千言大上止傳可爾鬼書惟有葉
殺刀斗出於古器佘尋由乎內典散隸露書終是飛
白意謂此等並非通論今所不取余經爲正階侯書
十牒屏風作百體閣以采墨當時衆所驚異自爾絕
筆惟留草本而已其百體者懸針書垂露書秦望汲
冢書金鵲書王文書鵠頭書虎爪書倒薤書偃波書
幡信書飛白篆古頑書籀文書奇字謬篆制書列書
日書月書風書雲書星隸填隸蟲食葉書科斗書署
書胡書遂書相書天竺書轉宿書一筆篆飛白書一
隸飛白草古文隸橫書楷書小科隸此五十種皆
純墨壘文書節文書真文書符文書芝英隸花草隸
幡信隸鍾鼓龍虎篆鳳魚篆騏驎篆仙人篆科斗蟲
篆雲篆蟲篆魚篆鳥篆龍篆龜篆虎篆鸞篆龍虎隸
鳳魚隸麒麟隸仙人隸科斗隸雲隸蟲隸魚隸鳥隸
龍隸龜隸鸞隸虵龍文隸書龜文書鼠書牛書虎書
兎書龍草書虵草書馬書羊書猴書雞書犬書豕書

此十二時書已上五十種皆采色其外復有大篆小篆銘鼎摹印刻符石經象形篇章震書到書反左書等及宋中庶宗炳出九體書所謂繅素書簡奏書牋表書弔記書行狎書檝書藁書半草書全草書此九法極真草書之次第爲刪捨之外所存猶一百二十體張芝始作一筆飛白書此於井冊等字爲妙所以唯云一筆飛白書則無所不通矣反左書者大同中東宮學士孔敬通所創余見而達之於是座上詶荅諸君無有識者遂呼爲衆中清閑法今學者稍多解者益寡敬通又能一筆草書一行一斷婉約流利特出天性頃來莫有繼者宗炳又造畫瑞應圖千卓絶王元長頗加增定乃有虞辟獬豸周穆狻猊漢武神鳳衛君舞鸛五城九井螺杯魚硯金縢玉英玄圭朱草等凡二百一十物余經取其善草嘉禾靈禽瑞獸樓臺器服可爲翫對者盈縮其形狀參詳其動殖制一部焉此乃青出於藍而實世中未有復於屏風上作雜體篆二十四種寫凡百名將恐一筆郭子凡百屏風傳者逾謬併懷歎息世本云史皇作圖黃帝臣也其唐虞之文章夏后之鼎象則圖畫之宗焉其後繪事逾精丹青轉妙乃有釘女心痛圖魚獺集敬君以之亡婦王嬙由此失身近代陸綏足稱畫聖所聞談者一筆之外僅可蟬雀顧長康稱爲三絶終是半

癡人耳雜體既資於畫所以附乎書末

唐徐浩論書

周官內史教國子六書書之源流其來尚矣程邈變隸體邯鄲傳楷法事則朴略未有功能厥後鍾善真書張稱草聖右軍行法小令破體皆一時之妙近古蕭永歐虞頗傳筆勢褚薛已降自鄶不譏矣然人謂虞得其筋褚得其肉歐得其骨當矣夫鷹隼之彩而翰飛戾天骨勁而氣猛也翬翟備色而翺翔百步肉豐而力沉也若藻曜而高翔書之鳳凰矣歐虞爲鷹隼褚薛爲翬翟爲歐陽率更云蕭書出於章草頗爲知言然歐陽飛白曠古無比浩自言余年在齠齔便工翰墨力不可強勤而愈拙區區碑石之間矻矻凡桉之上亦古人所耻吾豈忘情耶德成而上藝成而下則殷鑒不遠何學書爲必以一時風流千里面首斯亦愈於博弈亞於文章矣初學之際宜先筋骨筋骨不立肉何所附用筆之勢特須藏鋒鋒若不藏字則有病病且未去能何有焉字不欲疎亦不欲密亦不欲大亦不欲小小長令大大蹙令小疎肥令密密瘦令疎斯其大經矣筆不欲捷亦不欲徐亦不欲平亦不欲側側緊令平平峻使側捷則須安徐則須利如此則其大較矣張伯英臨池學書池水盡墨永師登樓不下四十餘年張公精熟號爲草聖永師拘滯

終著能名以此而言非一朝一夕所能盡美俗云書無百日工蓋悠悠之談也宜白首攻之豈可百日乎

唐張懷瓘文字論

論曰文字者揔而爲言若分而爲義則文者祖父字者子孫察其物形得其文理故謂之曰文母子相生孳乳寖多因名之爲字題於竹帛則目之曰書文也者其道煥焉日月星辰天之文也五嶽四瀆地之文也城闕朝儀人之文也字之與書理亦歸一因文爲用相須而成名言諸無宰制羣有何幽不貫何遠不經可謂事簡而應博範圍宇宙分別川原高下之可居土壤沃瘠之可殖是以大荒籍矣紀綱人倫顯明君父尊嚴而愛敬盡禮長幼班列而上下有序是以大道行焉闡典墳之大猷成國家之盛業者莫近乎書其後能者加之以玄妙故有翰墨之道光焉世之賢達莫不珍貴時有吏部蘇侍郎晉兵部王員外翰俱朝端英秀詞場雄伯謂僕曰文章雖久遊心翰墨近甚留意若此妙事古來少有知者　擬討論之欲造書賦兼與公作書斷後序王僧虔雖有賦王儉製其序殊不足動人如陸平原文賦實爲名作若不造其極境無由伏後世人心若不知書之深意與文若爲差別雖窮其精微粗知其梗槩公試爲薄言之僕答曰深識書者惟觀神彩不見字形若精意玄鑒則

物無遺照何有不通王曰幸以木石言之僕曰文則數言乃成其意書則一字已見其心可謂簡易之道欲知其妙初觀莫測久視彌珍雖書已緘而心追目極情猶眷眷者是爲妙矣然雖考其發意所由從心者爲上從眼者爲下先其草創立體後其因循著名雖功用多而有聲終性少而無象同乎糟粕其味可知不由靈臺必乏神氣其形顏者其心不長狀貌顯而易明風神隱而難辨有若賢才君子立行立言言則可知行不可見自非冥心玄照閉目深視則識不盡矣可以心契非可言宣別經旬月後見乃有愧色云書道亦大玄妙翰與蘇侍郎初並輕忽之以爲賦不足言者今始知其極難下語不比於文賦書道尤廣雖沉思多日言不盡意竟不能成僕謂之曰負外用心尚疎在萬事皆有細微之理而況乎書凡展臂曰尋倍尋曰常人間無不盡解若智者出乎尋常之外入乎幽隱之間追虛補微探奇掇妙人縱思之則盡不能解用心精麁之異有過於是心若不有異照口必不能異言況有異能之事乎請以此理推之後見蘇云近與王負外相見知不作賦也說云引諭少語不能盡會通之識更共觀張所商榷先賢書處看見所品藻優劣二人平章遂能觸類比興意且無限言之無涯古昔已來未之有也若其爲賦應不足

難蘇且說之因謂僕曰看公於書道無所不通自運筆固合窮於精妙何爲與鍾王頓爾遼闊公且自評書至何境界與誰等倫僕答曰天地無全功萬物無全用妙理何可備該常歎書不盡言僕雖知之於言古人得之於書且知者博於聞見或能知得者非假以天資必不能得是以知之與得又書之比言俱有雲塵之懸所令自評敢遠雅意夫鍾王真行一今一古各有自然天骨猶千里之跡邈不可追今之自量可以比於虞褚而已其草諸賢未盡之得惟張有道創意物象近於自然又精熟絶倫是其長也其書勢不斷絶上下鉤連雖能如鐵並集若不能區別二家尊幼混雜百年檢探可知是其短也夫人識在賢明用在斷割不分涇渭餘何足云僕今所制不師古法探文墨之妙有索萬物之元精以筋骨立形以神情潤色雖跡在塵壤而志出雲霄靈變無常務於飛動或若擒虎豹有強梁拏攫之形執蛟螭見蚴蟉盤旋之勢探彼意象入此規模忽若電飛或疑星墜氣勢生乎流便精魄出於鋒芒如觀之欲其駭目驚心肅然凛然如可畏也數百年内方擬獨步其間自評若斯僕未審如何也蘇笑曰今公自評何乃自飾文雖矜耀理亦兼通達人不已私盛德亦微損其後僕賦成往呈之遇褚思光萬希莊包融並會衆讀賦訖多

有賞激蘇謂三子曰晉及王貞外俱造書賦歷旬不成今此觀之固非思慮所際也萬謂僕曰文與書被公與陸機已把斷也世應無敢爲賦者蘇曰此事必然也包曰知音省文章所貴言得失其何爲兢悅耳而諛面也已賦雖能豈得盡善無个而乏古論書道則妍華有餘考賦體則風雅不足纔可共梁已來並轡未得將宋已上齊驅此儀何如褚曰誠如所評賦非不能然於張當分之中乃小小者耳其書斷三卷實爲妙絶猶蓬山滄海吐納風雲禽獸魚龍于何不有見者莫不心醉後學得漁獵其中實不朽之盛事

書苑菁華卷第十一

錢塘陳　思　纂次

書苑菁華卷第十二

唐張懷瓘六體書論

書論下

大篆　小篆　八分

隸書　行書　草書

臣聞形見曰象書者法象也心不能妙探於物墨不能曲盡於心慮以圖之勢以生之氣以和之神以肅之合而裁成隨變所適法本無體貴乎會通觀彼遺蹤悉其微旨雖寂寥千載若面奉徽音其趣之幽深情之比興可以默識不可言宣亦猶冥密鬼神有矣

不可見而以知啓其玄關會其至理即與大道不殊
夫經是聖文尚傳而不祕書是妙跡乃祕而不傳存
殁光榮難以過此誠不朽之盛事
大篆者史籀造也廣乎古文法於鳥跡若鸞鳳奮翼
虬龍掉尾或花蕚相承或柯葉敷暢勁直如矢宛曲
若弓銛利精微同乎神化史籀是其祖李斯蔡邕爲
其嗣
小篆者李斯造也或鏤纖屈盤或懸針狀貌鱗羽參
差而爭進珪璧錯落以爭明其勢飛騰其形端儼李
斯是祖曹喜蔡邕爲嗣
八分者王次仲造也點畫發動體骨雄異作威投戟
騰氣揚波貴遠尚奇探靈索妙可謂蔡邕爲祖張昶
皇象爲子鍾繇索靖爲孫
隸書者程邈造也字皆真正曰真書大率真書如立
行書如行草書如走其於舉趣蓋有殊焉夫學草行
分不一二天下老幼悉習真書而罕能至其最難也
鍾繇法於大篆措思神妙得其古風亦有不足傷於
踈瘦王羲之比鍾繇鋒芒峻勢多所不及於增損則
骨肉相稱潤色則婉態妍華是乃過也王獻之遠減
於父鋒芒往往直筆而已鋒芒者若犀象之有牙角
婉態者若蛟龍之恣盤游夫物負陰而抱陽書亦外
柔而內剛緩則乍纖急則若減脩短相異巖谷相傾

嶮不至崩缺不至失此其大略也可謂元常爲兄逸少爲弟子敬爲息行書者劉德昇造也不貢不草是曰行書晨鷄踉蹡而將飛暮鴉聯翩而欲下貴其家承躡不絶氣候通流逸少則動合規儀調諧金石天姿神縱無以寄辭子敬不能純一或行草雜糅便者則爲神會之間其鋒不可當也宏逸遒健過於家尊可謂子敬爲孟逸少爲仲元常爲季

草書者張芝造也草乃文字之末而伯英創意庶乎文字之先其功鄰乎篆籀探於萬象取其元精至於形似最爲近也字勢生動宛若天然實得造化之姿神變無極然草法貴在簡易而此公傷於太簡也逸少雖損益合宜其於風骨精熟去之尚遠伯英是其祖逸少子敬若乃無所不通獨質天巧耀今抗古百代流行則逸少居最所以然者古質今文世賤質而貴文文則易俗合於情深識者必考之古乃先其質而後其文質者如經文者如締若鍾張爲枝榦二王爲華葉美則美矣如彼桃李戛芳鏗芳合乎宮徵磊落崑山之石嵯峨碧海之波奔則激電飛空頓則懸流注壑雖貫珠之一亦行鴈之聯聯求之於希微見之於無物或儼芳其容或靪芳若僕或煥芳若冰之將釋然後爲得失固學貢者不可不兼鍾學草者

不可不兼張此皆書之骨也如不參二家之法欲求於妙不亦難乎若有能越諸家之法度草隸之規模獨照靈襟超然物表學乎造化創開規矩不然不可不兼於鍾張也蓋無獨斷之明則可詢於衆議捨短從長固鮮有敗書亦探諸家之美況不遵其祖先乎臣數對龍顏承聖旨修書擬教皇子小學亦在幼年又承諸王學書不習古本今不逮古理在不疑如學文章只讀今人篇什不涉經籍豈成儒器又如不知東都惟須指示洛陽之道日行遠近隨其筋力若令蹇者引去自然不越其前亦猶跼驥子於櫪中閉鴛雛於籠下而望其遼遠實謂難乎若使其出籠去櫪刷勁翮整蘭筋乘長風躡脩路可以摩霄逐日豈惟千里萬里哉如人面不同性分各異書道雖一各有所便順其情則業成遠其乘則功棄豈得成大名者哉夫得射法者箭乃掉而近物且則中物而深入爲勢有餘矣不得法者箭乃掉而近物且不中入固不深爲勢已盡矣然執筆亦有法若執筆淺而堅掣打勁利掣三寸而一寸着紙勢有餘矣若執筆深而束牽三寸而一寸着紙勢已盡矣其故何也筆在指端則掌虛運動適意騰躍頓挫生氣在焉筆居半則掌實如樞不轉制豈自由轉能旋迴乃成稜角筆既死矣寧望字之生動獻之年甫五歲羲之奇其把筆乃

潛後掣之不脫幼得其法此蓋生而知之是故學必
有成則無體欲探其奥先識其門有知其門不知其
奥未有不得其法而得其能夫好事之人廣求名書
以教其子察其所入便遣習之亦如商人以停百貨
色目既衆必有善於人者所貴多本本立道生貧者
咨嗟必不能遂伏惟陛下有萬國之富而同庶人之
貧天府妙書寶惜何用若恐損汚真跡榻本亦可師
模寸有所長自古大有佳手各禀異氣亦可參詳伏
願每季之間一兩度乘召諸王遍示古跡商榷諸家
工拙必大開悟心靈習其所便從此豹變冰寒於水
昔有誠信況復天人神縱者哉豈可許鍾張二王獨
高於往日也且一食之美惟飽其日儻一觀而悟則
潤於終身夫主人示書謂之設寶縱一聽鈞天之樂
覩明月之珠竟何益於人也若順其性得其法則何
攻不克何業不成侍書之人惟宜指陳妙理亦如侍
講敷演聖旨當令大化滂流四表無事士無棄置官
盡材能臣及弟懷瓌叨同供奉臣謹進懷瓌書大小
篆及八分臣書真行草合成六體自書契之作三千
餘年子孫支分優劣懸隔今考其神妙捨彼繁蕪當
道要書用此六體當道要字行此千文比而觀之見
其始末探賢哲之深旨知變化之所由臣敢罄庸愚
謹獻書論

唐蔡希綜法書論

余家歷世皆傳儒素尤尚書法十九代祖東漢左中郎邕有篆籀八體之妙六世祖陳侍中景歷五世伯祖隋蜀王府記室君知咸能楷隸俱爲時所重從叔父右衛率府兵曹參軍有隣繼于八體之蹟第四兄緱氏主簿希逸洛陽尉希寂並深工草隸頗爲當代所稱也周宣王史籀作大篆秦始皇程邈改爲隸書東漢上谷王次仲以隸書改爲楷法仲又以楷法變爲八分其後繼蹟者伯喈得之極元常或其亞草草始自楚屈原章草興於漢章帝楷隸則曹喜師宜官梁鵠皇象羅景趙嗣邯鄲淳胡昭杜度窮草法則崔瑗崔寔張芝張昶索靖衛瓘衛恒羲獻宋齊之間王僧虔羊欣李鎮東蕭子雲蕭思話陶隱居永禪師唐初房喬杜如晦楊師道裴行儉高士廉歐陽詢虞世南陸柬之褚遂良薛稷其次有瑯琊王紹宗潁川鍾紹宗范陽張庭珪亦深有意焉父兄子弟相繼其能者東漢崔瑗及寔弘農張芝與弟昶河東衛瓘及子恒潁川鍾繇父子會瑯琊王羲之及子獻之西河宋令文及子之望東海徐嶠之及子浩蘭陵蕭誠及第諒如是數公等並遭盛明之世得從容於筆硯始其學也則師資一同及爾成功乃菁華各擅亦猶綠葉紅花長松翠栢雖霑雨露孕育於陰陽而盤

錯森梢芊葺豔逸各入門自媚詎聞相下咸自我而
作古或因奇而立度若盛傳於代以爲貽家之寶則
八體之極是歸乎鍾蔡草隸之雄是歸乎張王此四
賢者自數百載來未之逮也右軍筆陣圖云夫三端
之妙莫先用筆昔李斯見周穆王書七日興歎哂其
無骨蔡尚書入鴻都觀碣十旬不返嗟其出羣近代
已來多不師古而緣情棄道纔記姓名夫書匪獨不
調端周正先藉其筆力始其作也須息回疾下鷹視
鵬遊信之自然猶鱗之得水羽之乘風高下恣情流
轉無礙蔡中郎云欲書先適意任情然後書之若迫
於事雖中山之毫不能佳也次須正坐靜慮隨意所
擬言不出口氣不再息則無不善矣凡欲結措字體
未可虛發皆須象其一物若鳥之形若蟲食木若山
若樹若雲若霧縱橫有託運用合度可謂之書昔鍾
繇與胡昭俱能爲行狎書繇初師劉德昇後傳蔡邕
筆法由是學之致妙繇臨終於囊中出授子會曰吾
精思三十餘載行坐未曾忘此常讀佗書未能終盡
惟學其字每見萬類悉書象之若止息一處則畫其
地周廣數步若在寢息則畫其被皆爲之穿其用功
如此右軍云夫書之爲意取類非一故紙者陣也筆
者刀矟也墨者鎧甲也水硯者城池也本領者將帥
也心意者副將也結措者謀略也颺筆之次吉凶之

兆也出入者號令也屈折者殺戮也若欲書先乾研墨凝神靜慮預想字形大小偃仰平直振動令筋脉相連意在筆前然後作字若平直相似狀如筭子便不是書但得其點畫耳昔宋翼常作此書翼絲外甥也叱之翼遂三年不敢見絲潛心改蹟每畫一波常三過折每作一點常隱鋒爲之由此而成晉太康中有人於許下破鍾公墓遂獲此法審此而行用筆之理明矣右軍云若作點必須懸手而爲之若作波抑而復曳忽一點失所若美女之耿一目一畫失所如壯士之折一肱可謂難矣每字皆須骨氣雄彊爽爽然有飛動之態屈折之狀如綱鐵爲鈎牽掣之蹤若勁針直下主客勝負皆須姑息先作者主也後爲者客也既措筋力然後裴束必須舉措合則起發相承輕濃似雲霧往來舒卷如林花間吐每書一紙或有重字亦須字字意殊故何延之云右軍書蘭亭每字皆措別體蓋其理也時議多之右軍每歎曰夫書者玄妙之伎自非達人君子不可與談斯道右軍之蹟流行於代衆矣就中蘭亭序黃庭經太師箴樂毅論大雅吟東方先生畫賛文咸偶得其精妙故陶隱居云右軍此數帖皆筆力鮮媚紙墨精新不可復得右軍亦自詩焉或佗日更書無復似者乃歎而言曰此神助耳何吾力能致又云吾少學衛夫人書將謂大

能及過江遊諸名山見李斯曹喜書之許見鍾繇梁鵠書又之洛見蔡邕石經又於從兄洽處見張昶華岳碑始知學衛夫人書徒費年月於是遂改本師新於衆碑焉是知學成非一師之能致非好奇博藝之士不能存之予頃嘗爲一體書賦亦略陳梗槩今復論之用臻其理夫始下筆須藏鋒轉腕前緩後急字體形勢狀如蟲蛇相鉤連意莫令斷仍須簡略爲尚不貴繁冗至如稜側起伏隨勢所立大抵之意圓規最妙其有誤發不可再摹恐失其筆勢若字有點處須空中逆擲下其勢猶高峯墜石又下筆意如放箭箭不欲遲遲則中物不入然則施於草蹟亦須時時象其篆勢八分章草古隸等體要相合雜發人意思若直取俗字則不能先發於牋毫張伯英偏工於章草代莫過之每與人書下筆必爲楷則云忽忽不暇草書何者若不以靜思閑雅發於中慮則失其妙用也以此言之草法尤難仲將每見伯英書稱爲草聖衛瓘索靖俱効於張亦各得其妙議者以爲衛得伯英之筋索得伯英之肉漢魏已來章法彌盛晉世右軍特出不羣頡悟斯道乃除繁訛省創立制度謂之新草今傳十七帖是也子敬已來學者雖各擅其美故亦抑之遠矣邇來率府長史張旭卓然孤立聲被寰中意象之奇不能不全其古制就王之內彌更減

省或有百字五十字所未形雄逸氣象是爲天縱
又乘興之後方肆其筆或施於壁或扎於屏則羣象
自形有若飛動議者以爲張公亦小王之再出也地
常云或問書之妙何得齊古人曰妙在執筆令其圓
暢勿使拘攣其次識法須口傳手授勿使無度所謂
筆法也其次在布置不慢不越巧使合宜其次變通
適懷縱合規矩其次紙筆精佳五者備矣然後能齊
古人僕嘗聞褚河南用筆如印印泥思所以久不悟
後因閱江島聞平沙細地令人欲書復偶一利鋒便
取書之嶮勁明麗天然媚好方悟前志此蓋草正用
筆悉欲令筆鋒透過紙背用筆如畫沙印泥則成功
極致自然其蹟可得齊於古人又崔長史云其爲書
也推意結字以斷天下之疑垂萌示象以紀天下之
德山川草木反覆於寸紙之間日月星辰迴環於尺
牘之上漢光武以中興之主急在安人乃至去上林
池籞之官廢騁望弋獵之事其以手賜萬國者皆一
扎十行細書成文也靈帝時中郎伯喈碩學多聞經
籍去聖既久俗未正定六經靈帝許之遂令伯喈冊
書於碑使工鐫刻立於太學門外于時晚儒後學咸
取正焉觀視摹寫車乘填溢豈惟一臺推妙十部稱
賢而已哉古之君子夙夜強學不寶尺璧而重寸陰
或緝柳編蒲或聚螢映雪寢食靡暇奠其業廣匪直

禄取一朝故亦譽流千祀勉旃爲之

唐張懷瓘評書藥石論

臣聞率土作貢任其所有率身事主罄其所能心存
口忠無所避就況今蕩然不諱忠臣義士咸肆其辯
可謂開大通之道陛下亦以臣知於書也論於書道
是臣之職知而不說用臣何爲臣之所言不敢不盡
假如欲學文章必先覽經籍子史其上才者深酌古
人之意不録其言故陸士衡云或襲故而彌新美其
語新而意古其中才者採連文兩字配言以成章將
爲故實有所典據其下才者摸搨舊文迴頭易尾或
有相呈新製見模搨之文爲之愧赧其無才而好上
者但寫之而已書道亦然臣雖不工書頗知其道聖
人不凝滯於物萬法無定殊途同歸神智無方而妙
有用得其法而不着至於無法可謂得矣何必鍾王
張索而是規模道本自然誰其限約亦猶大海知者
隨性分而挹之先哲有云言相攻失以崇于德故上
下無所不通若面是腹非讒左忌右則匿惡之名尋
聲而至夫馬筋多肉少爲上肉多筋少爲下書亦如
之今之書人或得肉多筋少之法薰蕕同器十年不
分寧知不有藏其智能混其體法雷同賞遇或使之
然至如馬之羣行驥子不出其外列拖銜策方知逸
足含識之物皆欲骨肉相稱神貌洽然若筋骨不任

其脂肉者在焉爲駑駘在人爲肉疾在書爲墨猪准
其病狀未即已也非醫緩不能爲之惟題署及八分
則肥瘠可也自此之外皆宜蕭散恣其運動然能之
至難鑒之不易精察之者若也庖丁解牛目無全形
析支分理其有一點一畫意態縱横偃亞中間綽有
餘裕結字峻秀類於生動幽若深遠煥若神明以不
測爲量者書之妙也是曰無病勤而行之益佳其有
方闊齊平支體肥遁布置逼仄有所不容稜角且彤
況無像神貌昏懵氣候蔑然以濃墨爲華者書之困
也是曰病甚稍須毒藥以攻之古文篆籀書之祖也
都無角節將古合道理亦可明蓋欲方而有規圓不
失矩亦猶人之指腕促則如指之拳賒則如腕之屈
理須裹之以皮肉若露筋骨是乃病也豈曰壯哉書
亦須用圓轉順其天理若懾成稜角是乃病也豈曰
力哉夫良工理材斤斧無跡才子叙事潛刃其間書
能入流含於和氣宛與理會曲若天成刻角耀鋒無
利除害萬事拙者易能者難童蒙書有稜角豈謂能
也共人相知若始疎而終密者則大同始密而終疎
者則大異故小人甚以懷君子淡以成耀俗之書甚
而易入乍觀肥滿則悅心開目亦猶鄭聲之在聽也
又若臣之事主獻小利叙小能則非大材理無用諂
諛者必有順情之說忠讜者必有逆耳之言雖知其

忠而不親者以忤其意也雖知其諂而不忍疎者以
會於情也唯明王聖主則能覆思審察勉古言親近
忠良增益明聖是以遠大無以淺近取稜角者書之
獘薄也脂肉者書之滓穢也嬰斯疾獘須訪良醫自
非滌蕩心胷除其煩憒古人妙跡用思沉鬱自非冥
搜不可而見固大巧若拙明道若昧泛覽則混於愚
智研味則駭於心神百靈儼其如前萬像森其在矚
雷電興滅光陰糾紛考無說而究情察無形而得相
隨變恍惚窮深杳冥金山玉林殆于其內何奇不有
何怪不儲無物之象藏之於密靜而求之或存躁而
索之或失雖明目諦察而不見長策審逼而不知豈
徒倒薤懸針偃波垂露而已哉是知之也蓋麄以言
詮而假於說若精以心了則無寄詞心之通微貫之
而已其得之者心手相應如輪扁之斲輪固言說所
不能是以鍾張二王亦無言說雞鶴常鳥知夜知晨
則衆禽莫之能及非蘊他智所禀性也臣之愚性或
有近於雞鶴乎昔文武皇帝好書有詔特賞虞世南
特又有歐陽詢褚遂良陸東之等或逸氣遒拔或雅
度溫良柔和則綽約呈姿剛節則鑑絶執操揭聲騰
氣四子而已雖人已潛靈而書方曜迹考能録異頓
越數朝是知君臣之間榮辱相及也帝者務尊賢貴
道亦有邀虛譽以自飾聲實相半足稱賢君知道味

者樂在其中矣如不知者妨於觀賞百未減一但不能割其少分耳厭飫生前之樂喜負身後之名使達人君子議之豈不惑哉且堯舜之至德不被于今時聞者欣而戴之桀紂之君毒不流于今日聞者怒而怨之名固不可不存德固不可不立當今聖化洋溢四海晏然俗且還淳書未迨樸今之書者背古名跡豈有同乎視昔觀今足爲龜鏡可以目擊夫物芸芸各歸其根復本謂也書復於本上則注於自然次則歸乎篆籀又其次者師于鍾王夫學鍾王尚不繼虞褚況冗冗者哉自草隸之作書斷詳矣從宋齊已後陵夷至於梁陳執綱者失之於上處耳者惑之於下肥鈍之弊於斯爲甚貞觀之際崇然又興亦至于今則脂肉稜角兼有相沿千載書之季葉亦謂澆醨之極物極則返陰極則陽必俟聖人以通其變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事或可應庸夫儕賢哲之功道或可行明主納蕩蕩之議皆謂得於時也陛下弘至聖德講論六藝邁蹤上古化行堯舜之風書盛漢魏之日臣願天下之事悉欲盡美盡善寧以書道獨能謝於前代乎然大道不足崇若忽之則工拙之一也若存之亦當年妙有固冨有之謂大業日新之謂盛德伏願下明教以召之必草澤蒙庶消消之流聲成河海菱菱之藉爲蘭杜豈非盛事豈不美矣往者屈也來

者申也不爾非今之體悉不敢來或有過之人亦不敢進夫風者教也風以動之教以化之固天下之風一人之化若不誨示已謂得其玄珠瓦釜鍾鳴布鼓雷吼至若曲情願旨必無過患臣深知之不忍爲也志士含忠抱義百鍊不銷人皆有死無所追悔貞觀之時文臣無限謇謇者魏徵文皇重之良史書之後代美之夫簡兵則觸目而是擇將則萬不得一固與衆同者俗物與衆異者奇材書亦如然爲將之明必不披圖講法明在臨敵制勝爲書之妙必不憑文按本妙在應變無方皆能遇事從宜決之於度內者也且軍之興亡猶將之明闇人之成敗唯師之賢愚智不居心則不知道不知道則無以訓人師之與將人之耳目耳目不明其可知也是以君子慎其所從白沙在泥與之同黑狂者東走逐者非一京邑翼翼四方取則俗風且行舉國相敝迷遊忘返深浪何歸仁覆子育豈不顧念伏願天醫降藥醒晤昏沉導彼迷津歸其正道弊風一變古法恒流神而化之默而通之反掌而盛行之別是冀夫天府之內有聖朝妙書宛然得千百數載已前氣象比肩鍾王列美竹帛微臣所願足矣陛下之能事畢矣古人有云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濟天下雖陳愚見寧望可非臣所知事出聖斷人皆欲順已不欲從人者情也唯明者能

以理割之且聲利之大端貴師所共有其生也風猷可嘉當代擅美其功也徽烈可紀身後垂名亦人情之何遠語曰以心聞不容針臣謂此言之良者理國其道一也有一善身之榮有一惡身之耻恐後代議令之書雖不足累於明時終非有益昔伊尹以再餙干主意不專乎食臣以小學諷君道豈止乎書臣伏巖藪久無聲望干預求進亦非公卿薦聞陛下天聽低迴勞羅草澤選材於棄木擢臣於翰林是榮勵駑鈆敢不極力兢惶疑命恐塵天鑑之明鴻飛冥冥無患飲啄譬如爲樹置之於野則繁柯茂葉蓋其所蔭取之於材則榱棟輪轅適時爲用臣遠親事主移孝於忠忠不竭誠孝可知矣侍奉日近輙有評論隱而不言臣之罪也言而不隱干犯天威冀增涓塵無所顧念不能隨衆碌碌辜負國恩人皆取容寧履危懼行於正道忘生區區之心願垂聖察不勝愚直之至

故獻評書藥石論云

書苑菁華卷第十二

書苑菁華卷第十三

錢塘陳　思纂次東

書記

唐何延之蘭亭記

蘭亭者晉右將軍會稽內史瑯琊王羲之字逸少所書之詩序也右軍蟬聯美冑蕭散名賢雅好山水尤善草隸以晉穆帝永和九年暮春三月三日宮遊山陰興太原孫統承公孫綽興公廣漢王彬之道生陳郡謝安安石高平郗曇重熙太原王蘊叔仁釋支遁道林并逸少子凝徽操之等四十有一人脩禊之禮揮毫製序興樂而書用蠶繭紙鼠鬚筆遒媚勁健

絶代更無凡二十八行三百二十四字有重者皆措
別體就中之字最多乃有二十許箇變轉悉異遂無
同者其時廼有神助久醒後他日更書數十百本無
如祓禊所書之者右軍亦自珍愛寶重此書留付子
孫傳掌至七代孫智永永即右軍第五子徽之之後
安西成王諮議彥祖之孫廬陵王胄昱之子陳郡謝
以卿之外孫也與兄孝賓俱捨家入道俗號永禪師
禪師克嗣良裘精勤此藝常居永欣寺閣上臨書所
退筆頭置之於大竹簏簏受一石餘而五簏皆滿凡
三十年於閣上臨得真草千文好者八百餘本浙東
諸寺各施一本今有存者猶直錢數萬孝賓改名惠
欣兄弟初落髮時住會稽嘉祥寺寺即右軍之舊宅
也後以每年拜墓便近因移此寺自右軍之墳及右
軍叔薈已下塋域並置山陰縣西南三十一里蘭渚
山下梁武帝以欣永二人皆能崇於釋教故號所住
之寺爲永欣焉事見會稽志其臨書之閣至今尚在
禪師年近百歲乃終其遺書並付弟子辯才辯才俗
姓袁氏梁司空昂之玄孫辯才博學工文琴碁書畫
皆得其妙每臨禪師之書逼真亂本辯才嘗於所寢
方丈梁上鑿其暗檻以貯蘭亭保惜貴重甚於禪師
在日至貞觀中太宗以聽政之暇鋭志翫書臨寫右
軍真草書帖購募備盡唯未得蘭亭尋討此書知在

辯才之所乃降勑追師入內道場供養恩賚優洽數日後因言次乃問及蘭亭方便善誘無所不至辯才確稱往日侍奉先師實嘗獲見自禪師歿後荐經喪亂墜失不知所在既而不獲遂放歸越中後更推究不離辯才之處又勑追辯才入內重問蘭亭如此者三度竟靳固不出上謂侍臣曰右軍之書朕所偏寶元帝之曾孫今貫魏州莘縣負才藝多權謀可充此使必當見獲太宗遂詔見翼翼奏曰若作公使義無

有一眞跡頗亦殊常翼曰何帖辯才曰蘭亭翼併笑曰數經亂離眞迹豈在必是響搨僞作耳辯才曰禪師在日保惜臨亡之時親付於吾付受有緒那得參差可明日來看及翼到師自於屋樑上檻內出之翼見訖故駮瑕指類曰果是響搨書也紛競不定自示翼之後更不復安於樑檻上并蕭翼二王諸帖並借留置于几案之間辯才時年八十餘每日於窻下臨學數遍其老而篤好也如此自是翼往還既數童弟等無復猜疑後辯才出赴靈汜橋南嚴還家齋翼遂私來房前謂弟子曰翼遺却帛子在床上童子即爲開門翼遂於案上取得蘭亭及御府二王書帖便赴

永安驛告驛長凌愬曰我是御史奉勑來此有墨勑可報汝都督齊善行善行即竇建德之妹壻在僞夏之時爲右僕射以用吾曾問盧江節公及隋黃門侍郎裴矩之策舉國歸降我唐由此不失貴仕遥授上柱國金印綬綬封眞定縣公於是善行聞之馳來拜謁蕭翼因宣示勑旨具告所由善行走使人召辯才辯才仍在嚴遷家未還寺遽見追呼不知所以又遣散直云侍御須見及師來見御史乃是房中蕭生也蕭翼報云奉勑遣來取蘭亭蘭亭公得矣故喚師來取別辯才聞語而便絶倒良久始蘇翼便馳驛而發至都奏御太宗大悅以玄齡舉得其人賞錦綵千段擢拜翼爲貟外郎加入五品賜銀瓶一金鏤瓶一瑪瑙碗一並實以珠內廐良馬兩疋兼寶裝鞍轡莊宅各一區太宗初怒老僧之祕悋以其年耄不忍加刑數日後仍賜物三千段穀三千石便勑越州支給辯才不敢將入已用迴造三層寶塔塔甚精麗至今猶存老僧因驚悸患重不能強飯唯歠粥歲餘乃卒帝命供奉搨書人趙模韓道政馮承素諸葛貞等四人各搨數本以賜皇太子諸王近臣貞觀二十三年聖躬不豫幸玉華宮含風殿臨崩謂高宗曰吾欲從汝求一物汝誠孝也豈能違吾心耶汝意如何高宗哽咽流涕引耳而聽受制命太宗曰吾所欲得蘭亭

可與我將去及弓劒不遺同執畢至隨仙駕入玄宮矣今趙模等所搨在者一本尚直錢數萬也人間本亦稀少代之珍寶難可再見吾嘗爲左千牛時隨牒適越航巨海登會稽探禹穴訪奇書名僧處士猶倍諸郡固知虞預之著會稽典録人物不絶信而有徵其辯才弟子玄素俗姓楊氏華陰人也漢太尉之後六代祖佺期爲桓玄所害子孫避難潛竄江東後遂編貫山陰即吾之外氏近屬今殿中侍御史瑒之族長安二年素師已年九十二視聽不衰猶居永欣寺永禪師之故房親向吾説聊以退食之暇略疏其始末庶將來君子知吾心之所存付永彭察微温抱直超令淑等見第其有好事同志須知者亦無隱焉于時歲在甲寅季春之月上巳之日感前代之脩禊而撰此記主上每暇隙留神術藝迹逾華聖偏重蘭亭僕開元十年四月二十七日任均州刺史蒙恩許拜掃至都承訪所得委曲緣病不獲詣闕遣男昭成皇太后挽郎吏部常選騎都尉永寫本進其日奉日曜門宣勑内出絹三千疋賜永於是負恩荷澤手舞足蹈捧戴周旋光駭閭里僕踴天聞命伏枕懷欣殊私忽臨沉痾頓減輙題卷末以示後代

褚河南搨本樂毅論記

貞觀十三年四月九日奉勑内出樂毅論是王右軍

真跡令將仕郎直弘文館馮承素模寫賜司空趙國
公長孫無忌開府儀同三司尚書左僕射梁國公房
玄齡特進尚書左僕射申國公高士廉吏部尚書陳
國公侯君集特進鄭國公魏徵侍中護軍安德郡開
國公楊師道等六人於是在外乃有六本並筆勢精
妙備盡楷則褚遂良記

唐武平一徐氏法書記

先賢所評子敬之比逸少猶士季之比元常言去之
遠矣故二王之跡歷代寶之梁大同中武帝勑周興
嗣撰千字文使溫鐵石模次羲之之迹以賜八王右
軍之書咸歸梁室屬侯景之亂兵火之後多從湮缺
而西臺諸宮尚積餘寶元帝之死皆自焚歷周至
隋初并天下大業之始後主頗求其書往往有獻之
者及隋之季王師入秦又於洛陽擒二僞主兩京秘
閣之寶楊都扈從之書皆爲我有太宗於右軍之書
特留睿賞貞觀初下詔購求殆盡遺逸萬機之暇備
加執玩蘭亭樂毅尤聞寶重嘗令搨書人湯普徹等
搨蘭亭賜梁公房玄齡已下八人普徹竊搨以出故
在外傳之及太宗晏駕本入玄宮至高宗又勑馮承
素諸葛貞搨樂毅論及雜帖數本賜長孫無忌等六
人在外方有洎大聖天后御極也尤爲寶嗇平一齠
齔之歲見育宮中竊覩先后閱法書數軸將搨以賜

藩邸時見令宮人出六十餘函於億歲殿曝之多裝以鏤牙軸紫羅標云是太宗時所裝其中有故青綾標玳瑁軸者云是梁朝舊跡標首各題篇目行字等數章草書多於其側貼以真字楷書每函可二十餘卷別有一小函可有十餘卷所記憶者是扇書樂毅告誓黃庭當時私訪所主女學問其函出盡否荅云尚有未知幾許至中宗神龍中貴戚寵盛宮禁不嚴御府之珠多入私室先盡金璧次及書法嬪主之家因此擅出或有報安樂公主者主於內出二十餘函駙馬武延秀久踐虜庭毋功於此徒聞二王之跡強學寶重乃呼薛稷鄭愔及平一評其善惡諸人隨事荅稱爲上者登時去牙軸紫標易以漆軸黃麻紙標題云特健藥云是虜語其書合作者時有太宗御筆於後題之歎其雄逸太平公主聞之遽於內取數函及樂毅等小函以歸延秀之死側聞睿宗命薛稷擇而進之薛竊留佳者十數軸薛之敗也爲薄錄官所盜平一任郴州日與太平子薛崇胤崇允連官說太平之敗崇胤懷樂毅等七軸請崇允託其叔駙馬璥賂歧王以求免疾此書因歸邸第崇胤弟崇簡娶梁宣王女主家王室之書亦爲其所有後獲罪謫五溪書歸御府而朝士王公亦往往有之豫州刺史東海徐公嶠之季子浩並有獻之之妙待詔金門家

多法書見託斯題其篇目行字列之如後詹事張庭
珪之家抑其次也

唐徐浩古迹記

自伏羲畫八卦史籀造籀文李斯作篆書程邈起隸
法王次仲爲八分體漢章帝始爲章草名厥後流傳
工能間出史籀石鼓文崔子玉篆呂望張衡碑李斯
嶧山會稽山碑蔡邕鴻都三體石經八分西岳光和
殷華馮敦等數碑并伯喈章草並爲曠絶及張芝章
草鍾繇正楷時莫其先衛瓘索靖章草王羲之真行
章草桓玄草謝安王獻之羊欣王僧虔孔琳之薄紹
之真行草永禪師蕭子雲真草虞世南歐陽詢褚遂
得理臣請私行詣彼須得二王雜帖三數通太宗依
給翼遂改冠微服至湘潭隨商人舡下至于越州又
衣黃衫極寬長潦倒得山東書生之體日暮入寺巡
廊以觀壁畫過辯才院止於門前辯才遥見翼乃問
曰何處檀越翼乃就前禮拜云第子是北人將少許
蠶種來賣歷寺縱觀幸遇禪師寒温既畢語議便合
因延入房内即共圍棊撫琴投壺握槊談説文史意
甚相得乃曰白頭如新傾蓋若舊今後無形迹也便
留夜宿設堈面藥酒茶果等江東云堈面猶河北稱
甕頭謂初熟酒也酣樂之後請賓賦詩辯才探得來
字韻其詩曰初醞一堈開新知萬里來披雲同落莫

步月共徘徊夜久孤琴思風長旅鴈哀非君有秘術
誰照不燃灰蕭翼探得招字韻詩曰邂逅款良霄殷
勤荷勝招彌天俄若舊初地豈成遥酒蟻傾還泛心
猿躁似調誰憐失群翼長苦業風飄妍嵒略同彼此
諷味恨相知之晚通宵盡歡明日乃去辯才云擅越
閑邸更來此翼乃載酒赴之興後作詩如此者數四
詩酒爲務其俗混然遂經旬朔翼示師梁元帝自畫
職貢圖師嗟賞不已因談論翰墨翼曰弟子先門皆
傳二王楷書法弟子又幼來耽翫今亦有數帖自隨
辯才欣然曰明日來可把此看翼依期而往出其書
以示辯才辯才熟詳之曰是耶是矣然未佳善貧道
良果師述師真行草陸柬之臨書臣先祖故益州九
龍縣尉贈吏部侍郎師道臣先考故洺州刺史贈左
常侍嶠之真行草皆名冠古今無與爲比齊梁以後
傳祕此書跋尾徐僧權唐懷充姚懷珍滿騫朱异等
署名太宗皇帝肇開帝業大購圖書寶於内庫鍾繇
張芝芝弟昶王羲之父子書四百卷及漢魏晉宋齊
梁雜迹三百卷貞觀十三年十二月裝成部袂以貞
觀字印印縫命起居郎臣褚遂良排署如後

司空許州都督趙國公臣無忌
開府儀同三司尚書左僕射太子少師梁國公
臣玄齡

特進尚書左僕射申國公臣士廉
特進鄭國公臣徵
逆人侯君集初同署犯法後措印
中書令駙馬都尉安德郡開國公臣楊師道
左衛大將軍武陽縣開國公臣李大亮
光祿大夫禮部尚書河間王臣孝恭
光祿大夫民部尚書莒國公臣唐儉
兼太常卿扶陽縣開國男臣韋挺
從十三年書更不出外人莫見直至大足中則天太
后實納言狄仁傑能書仁傑云臣自幼以來不見好
本只率愚性何由得能則天乃內出二王真迹二十
卷遣五品中使示諸宰相看訖表謝登時將入至中
宗時中書令宗楚客奏事承恩乃乞大小二王真迹
勑賜二十卷大小各十軸楚客遂裝作十二扇屏風
以褚遂良閑居賦枯樹賦爲脚因大會貴要張以示
之時薛稷崔湜盧藏用廢食歎美不復宴樂安樂公
主婿武延秀在坐歸以告公主曰主言承恩未爲富
貴適過宗令別得賜書一席觀之輟餐忘食及明謁
見頗有怨言帝令開緘傾庫悉與之延秀復會賓客
舉櫃令看分散朝廷無復寶惜太平公主取五秩五
十卷別造胡書四字印縫宰相各三十卷將軍駙馬
各十卷自此內庫真迹散落諸家太平公主愛樂殺

論以織成袋盛置作箱裹及籍沒後有咸陽老嫗竊
舉袖中縣吏尋覺遽而奔趣嫗乃驚懼投之竈下香
聞數里不可復得天寶中臣充使訪圖書有商胡穆
聿在書行販古跡往往以織成標軸得好圖書臣奏
直集賢令求書畫玄宗開元五年十一月五日收綴
大小二王真迹得一百五十八卷大王正書三卷黃庭
經第一畫讚第二告誓第三行書一百五卷並不著名姓帖
臣以爲畫讚是僞迹不近真前得君小王書都三十卷正書
草書一百五十卷以書第一
兩卷論語一部并注一卷寫成爲第一
跋尾排署如後
右散騎常侍崇文館學士舒國公臣褚無量
祕書監兼侍讀昭文館學士上柱國常山縣公
臣馬懷素
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公臣姚崇
銀青光祿大夫行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
事監脩國史上柱國許國公臣頲
銀青光祿大夫守吏部尚書兼侍中監修國史
上柱國廣平郡開國公臣璟
至十七年出付集賢院榻二十本賜皇太子諸王學
十九年收入內十八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尚書左丞
相集賢學士燕國公張說薨明年二月以中書令
蕭嵩爲太學士令訪二王書乃於滑州司法路琦家

得羲之正書扇書一卷是貞觀十五年五月五日楊
州大都督駙馬都尉安德郡開國公楊師道進其標
是碧地織成標頭一行闊一寸黃色織成云晉右將
軍王羲之正書卷第四兼小王行書三紙非常合作
亦既進奉賜路琦絹二百疋蕭嵩二百疋其書還出
令集賢院搨賜太子以下及潼關失守內庫法書皆
散失初收城後臣又充使搜訪圖書收獲二王書二
百餘卷訪黃庭經真迹或云張通儒將向幽州莫知
去處侍御史集賢直學士史惟則奉使晉州推事所
在博訪書畫懸爵賞待之時趙城倉督隱沒公貨極
多推案承伏遂云有好書欲請贖罪惟則索看遂出
扇書告誓等四卷并二王真迹四卷問其得處云祿
山下將過何太原停於倉督家三月餘日某乙祗供
稱意有懷悅之心乃留此書相贈惟則將至闕下肅
宗賜絹百疋擢授本縣尉臣從中書舍人兼尚書右
丞集賢學士副知院事改國子祭酒尋黜廬州長史
承前僞迹臣所棄者盡被收買皆獲官賞不復簡退
人莫知之及吐蕃入寇圖籍無遺往往市纏時有真
迹代無鑒者詐僞莫分臣今暮年心惛眼暗恐先朝
露敢舉所知其別書人謹錄如右前試國子司業兼
太原縣令竇蒙蒙弟檢校戶部員外郎宋汴節度參
謀竇泉並久遊翰苑皆好圖書辨僞知真無出其右

臣長男璹臣自教授幼勤學書在於真行頗知筆法使定古迹亦勝常人其餘士庶之間應有精別之者臣所未見非欲自媒天高聽卑伏希俯察建中四年三月日

壁書飛白蕭字記

唐大理評事攝監察御史崔備

壁書蕭字者梁侍中蕭子雲之所飛白也張懷瓘書斷云飛白書制也宮殿題署勢不蒲韓晉公領浙西之歲得於大則徑丈字宜輕微不宜重濃建鄴佛寺置之南徐官舍西以屋壁俯瞰坐偶及晉公入贊廟謨啓于私第朱方官吏俟其代者完葺舊府圬墁故堂吏人以壁字昏蒙方以堊掃塗上時故殿中李侍御士舉爲部從事以晉公翰墨代無等儔自護壁書施榻于下耽翫研味略無已時士舉重焉給而方得及士舉府除職停寓壁字於小吏之舍至甲申歲士舉爲江西從事通好江淮時李評事約盛閱圖書以示察友士舉方以壁字言於座中李君因而求之士舉云得鄉皇象羊欣蕭綸真草各一帖大鄭畫屏一扇即輟與之不爾當自持去李君冨於圖書酷好遐異遂以所求三帖并法士畫屏一扇易焉後十餘日壁書自吳負來士舉於道病卒向若李君不閱雅跡士舉不言此書即壁字爲朽壞於小吏之家逸品絶前賢之跡固知興亡繼絶後不乏人工極

藝精中必有物加以子雲與國同姓所書蕭字圓卷側掠體法備焉信曩賢之妙門實後代之茂範其飛白書起於蔡中郎蔡邕待詔門下見役人以壘帚成字心有悅焉歸而爲飛白書漢末魏初皆以題署宮闕蕭子良撰古今書體云飛白其書嘉乎年飾治鴻都門子時蔡邕方撰聖皇篇後張敬禮王逸少子敬並稱妙絕子雲曲盡其法歐陽率更云蕭侍中飛白輕濃得中如蟬翼掩素其爲前賢所重如此嗟乎景嶠此書今訪天下絕矣惟此蕭字在乎舊都三百年間竟無頹圮俾後之傳授似陰有保持余與李君寓家南徐隣而友善獲覩妙跡感其將壞之壞晉公出之方絕之跡李君維之用徵其事故以字志之

唐中書舍人張弘靖蕭齋記

隴西李君約於江南得蕭子雲壁書飛白蕭字以筆勢驚絕遂匣而寶之其遇之之由則君之賛序與崔監察備論之詳矣君與字俱載舟還洛陽仁風里第思所以盡其瞻玩置之之宜則箱櫝臨視不特有緘啓動揺之變遂特建精室陷列于桓復本書之意得遥睇之美寂對虛牖勢若飛驚雖煙霧交飛虬鸞縈動輕旆飜颺微雲卷舒不能狀也李君以至行雅操知名當時逍遥道樞脫落榮利識洞世表神交古人而風致之餘特精楷隸所得魏晉以降名書祕跡多矣以不越於縑素之間未爲殊珍也蓋壁字奇縱乃

爲希寶故異而室之文而志之意匠所得非常域也
夫蕭之爲字也切然而清於文也蔚然而整宜乎銘
壁宜乎命齋蕭齋之名與此字俱傳矣

唐太宗文皇帝飛白書記　權德輿

太宗文皇帝飛白書十二句五十五字貞觀十六年
荅左散騎常侍劉洎之詔也吾觀古之令王未嘗不
虛己以納諫古之良臣未嘗不匪躬以盡直然後百
度正九有清繇此也初太宗與公卿大臣往復古義
以聰明待臣下洎退而上書其大旨以爲動神機縱
天辯不若凝旒虛襟以至公慎取捨而已故沃心以
納優詔以荅嘉其忠故以誠詞渥其禮故以手翰史
臣實録具載其事有都官郎中竇衆者慱古尚藝貞
元初得其書於人間太清宮道士盧元卿工爲篆隸
八分諸書其家法寶而藏之久矣元和五年夏四月
予以太常齋薦於宮師因出以示予乃整衣冠離次
捧視且以見聖唐建巍巍無窮之基在此編也至若
縹緲鴻都之勢輕濃蟬翼之狀子敬白而不飛子雲
飛而不白稽合衆美裁成絶藝又以見哲王之餘裕
書圃之逸品云

唐韓愈科斗書後記

愈叔父當大曆世文辭獨行中朝天下之欲銘述先
人功行取信來世者咸歸韓氏於時李監陽冰獨能

篆書而配同姓叔父擇木善八分不問可知其人不如是者不稱三服故三家傳子年往來貞元中愈事董丞相幕府於汴州識開封令服之者陽冰子授余以其家科斗孝經漢衛宏官書兩部各一卷愈實蓄之而不暇學後來京師爲四門博士識歸公歸公好古書能通之愈曰古書得其依據蓋可講因進其所有書屬歸氏元和來愈亟不獲讓嗣爲銘文薦道功德思凡爲文辭宜略識古字因從歸公乞觀二部書得之留月餘張籍令進士賀拔恕寫以留蓋得其十四五而歸其書歸氏十一年六月日右庶子韓愈記

書苑菁華卷第十三

書苑菁華卷第十四　　錢塘陳　思　纂次

書表

後魏江式論書表

臣聞庖犧氏作而八卦列其畫軒轅氏興而靈龜彰其彩古史倉頡覽二象之文觀鳥獸之跡別創文字以代結繩用書契以紀事宣之王庭則百工以叙載之方冊則萬品以明迄于三代厥體頗異雖依類取制未能悉殊倉氏矣故周禮八歲入小學保氏教國子以六書一曰指事二曰形聲三曰象形四曰會意五曰轉注六曰假借蓋倉頡之遺法也及宣王太史

籀著大篆十五篇與古文或同或異時人即謂之籀書孔子修六經左丘明述春秋皆以古文厥意可得而言其後亡國殊軌文字乖別暨秦兼天下丞相李斯乃奏罷不合秦文者斯作倉頡篇中車府令趙高作爰歷篇太史胡毋敬作博學篇皆取史籀大篆或頗省改所謂小篆者也於是秦燒經書滌除舊典官獄繁多以趨約易始用隸書古文由此息矣隸書者始皇時衙吏下邽程邈附於小篆所作也世人以邈徒隸即謂之隸書故秦有八體一曰大篆二曰小篆三曰刻符書四曰蟲書五曰摹印六曰署書七曰殳書八曰隸書漢興有尉律學復教以籀書又習以八體試之課最以爲尚書史書或有字不正輒舉劾焉又有草書莫知誰始考其形畫雖無厥誼亦是一時之變通也孝宣時召通倉頡篇者張敞從受之京兆刺史杜鄴沛人爰禮講學大夫秦近亦能言之孝平時徵禮等百餘人說文字於未央以禮爲小學元士黃門侍郎揚雄採以作訓纂篇及亡新居攝自以運應制作使大司空甄豐校文字之部頗改定古文時有六書一曰古文孔子壁中書也二曰奇字即古文而異者三曰篆書云小篆也四曰佐書秦隸書也五曰謬篆所以摹印也六曰鳥蟲所以書幡信也壁中書者魯共王壞孔子宅而得尚書春秋論語孝經也又北

平侯張蒼獻春秋左氏傳書體與孔氏壁中書相類
即前代之古文矣後漢郎中扶風曹喜號曰工篆小
異斯法而甚精巧自是後學皆其法也又詔侍中賈
逵脩理舊文殊藝異術主教一端苟有可以加於國
者靡不悉集逵即汝南許慎古學之師也後慎嗟時
人之好奇歎俗儒之穿鑿惋文毀於凡譽痛字敗於
庸說詭更任情變亂於世故撰說文解字十五篇首
一終亥各有部居苞括六藝群書之詁評釋百代諸
子之訓天地山川草木鳥獸昆蟲雜物奇怪珍異王
制禮儀世間人事莫不畢載可謂類聚群分雜而不
越文質彬彬最可得而論也左中郎將陳留蔡邕採
李斯曹喜之法爲古今雜形詔於太學立石碑刊載
五經題書楷法多是邕書也後開鴻都書盡其能莫
不雲集于時諸方獻篆無出邕者魏初博士清河張
揖著埤倉廣雅古今字詁究諸埤廣綴拾遺漏增長
事類抑亦於文爲益者也然其字詁方之許篇古今
體用或得或失矣陳留邯鄲淳亦與揖同時博開古
藝特善倉雅許氏字指八體六書精究閑理有名於
揖以書教諸皇子又建三字石經於漢碑之西其文
蔚煥三體復宣校之說文篆隸大同而古字少異又
有京兆韋誕河東衛覬之家並號能篆當時臺觀榜
題寶器之銘悉是誕書咸傳之子孫世稱其妙晉世

義陽王典詞令任城呂忱表上字林六卷尋其況趣
附託許愼說文而按偶章句隱別古籀奇惑之字文
得正隷不差篆意忱弟靜別放故左校令李登聲類
之法作韻集五卷使宮商角徵羽各爲一篇而文字
與兄便是魯衛音讀楚夏時有不同皇魏承百王之
季紹五運之緒世易風移文字改變篆形謬錯隷體
失貞俗學鄙習復加虛造巧談辯士以意爲疑炫惑
於時難以釐改傳曰以衆非非行正言信哉得之於
斯情矣乃曰追來爲歸巧言爲辯小兎爲毈神蟲爲
蠶如斯甚衆皆不合孔氏古書史籀大篆許氏說文
石經三字也凡新開卷莫不惆悵爲之咨嗟夫文字
者六藝之宗王教之始前人所以垂後令人所以識
古故曰本立而道生孔子曰必也正名又曰述而不
作書曰予欲觀古人之象皆言遵循舊文而不敢穿
鑿也臣六世祖瓊家世陳留往晉之初與從父應元
俱受學於衛覬古篆之法埤倉雅言說文之誼當時
並收善譽而祖至太子洗馬出爲馮翊郡值洛陽之
亂避地河西數世傳習斯業所以不墜世祖太延中
皇風西被牧犍內附臣亡祖文威杖策歸國奉獻五
世傳掌之書古篆八體之法時蒙褒錄叙列於儒林
官班文省家號世業暨臣闇短識學庸薄漸漬家風
有忝無顯但逢時來恩出願外得承澤雲津側霑漏

潤驅馳文閣參預史官題篆宮禁猥同上哲旣竭愚
短欲罷不能是以敢藉六世之資奉遵祖考之訓竊
慕古人之軌企踐儒門之轍輙求撰集古來文字以
許愼說文爲主爰採孔氏尚書五經音注籀篇爾雅
三倉凡將方言通俗文字埤倉廣雅古今字詁三字
石經字林韻集諸賦文字有六書之誼者以類編聯
文無重複統爲一部其古籀奇字俗隸諸體咸使班
於篆下各有區別詁訓假借之誼各隨文而解音讀
楚夏之聲並逐字而注其所不知者則闕如也脫蒙
許冀省百氏之觀而周文字之域典書祕書所須之
書乞垂勑給付并學士五人嘗習文字者助臣披覽
書生五人專令抄寫付中書黃門國子祭酒十月一
監評議疑隱庶無訛繆所撰名目伏聽明旨詔曰可
如所請并就太常兼教人分書史也其有所須依請
給之名目待書成重聞式於是撰集字書號曰古今
文字凡四十篇大體依許氏爲本上篆下隸
梁中書侍郎虞龢論書表
臣聞文畫旣肇文字載興六藝歸其善入體宣其妙
厥後群能間出洎乎漢魏鍾張擅美晉末二王稱英
羲之書云頃尋諸名書鍾張信爲絕倫其餘不足存
又云吾書比之鍾張當抗行張草猶當厲行羊欣云
羲之便是小推張不知獻之自謂云何欣又云張字

形不及右軍自然不如小王謝安嘗問子敬君書何如右軍荅云故當勝安云物論殊不爾子敬荅曰世人那得知夫古質而含妍數之常也愛妍而薄質人之情也鍾張方之二王可謂古矣豈得無妍質之殊且二王暮年皆勝於少父子之間又爲今古子敬窮其妍妙固其宜也然優劣既微而會美俱深故同爲終古之獨絶百代之楷式桓玄躭玩不能釋手乃撰二王紙迹雜有嫌素正行之尤美者各爲一秩常置左右及南奔雖甚狼狽猶以自隨擒獲之後莫知所在劉毅頗尚風流亦甚愛書傾意搜求及將敗大有所得盧循素善尺牘尤珍名法西南豪士咸慕其風人無長幼翕然尚之家贏金幣遠尋求於是京師三吳之迹頗散四方羲之爲會稽獻之爲吳興故三吳之近地偏多遺迹也又是末年適美之時中世宗室諸王尚多素嗜貴遊不甚愛好朝廷亦不搜求人間所秘往往不少新渝惠侯雅所愛重懸金招買不計貴賤而輕薄之徒銳意摹學以茅屋漏汁染變紙色加以勞辱使類久書真僞相糅莫之能別故惠侯所蓄多有非真然招聚既多時有佳迹如獻之吳興二牋足爲名法孝武亦纂集佳書都鄙士人多有獻奉真僞混雜謝靈運毋劉氏子敬之甥故靈運能書而特多王法臣謝病東皐遊玩山水守拙樂靜求志林

整造次之遇遂紡雅顧預陟泛之遊參文咏之末其
諸佳法恣意披覽愚好既深稍有微解及臣遭遇曲
沾恩誘漸漬玄猷朝夕諮訓題勒美惡指示蚩妍點
畫之情昭若發蒙乎時聖慮未存草體凡諸教令必
應真正小不在意則僞謾難識事事留神則難爲心
力及飛龍之始戚藩告釁方事經略未遑妍習及三
年之初始玩寶迹既科簡舊秘再詔尋求景和時所
散失及乞左右嬖幸者皆原往罪兼賜其直或有頑
愚不敢獻書遂失五卷多是戲學伏惟陛下爰凝眷
思淹留草法擬効漸妍賞析彌妙旬日之間轉求精
祕字之美惡書之真僞剖判體趣窮微八神機息務
自天觸理必鏡凡諸思制莫不妙極乃詔張永更製
御紙緊潔光麗耀目奪日又合祕墨美殊前後色如
點漆一點竟紙筆則一二簡毫專用北兎大管豐毛
膠漆堅密草書筆悉使長毫以利縱舍之便兼使吳
興郡作青石圓硯質滑而停墨殊勝南方瓦石之器
縑素之工殆絶於昔王僧虔尋得其術雖不及古不
減郗家所製二王書獻之始學父書正體乃不相似
至於絶筆章草殊相擬類筆迹流懌宛轉妍媚乃欲
過之羲之書在始未有奇殊不勝庾翼郗愔追其末
年乃造其極嘗以章草荅庾亮亮以示翼翼歎服因
與羲之書云吾昔有伯英章草書十紙過江亡失常

痛妙迹永絶忽見延亦荅家兄書煥若神明頓還舊
觀舊說羲之罷會稽住蕺山下一老嫗捉十許六角
竹扇出市王聊問一枚幾錢云直二十許右軍取筆
書扇扇爲五字嫗大悵惋云舉家朝飧惟仰於此何
乃書壞王云但言王右軍書字索一百入市市人競
市去姥復以十數扇來請書王笑不荅又云羲之常
自書表與穆帝帝使張翼寫効一毫不異題後荅之
羲之初不覺更詳看乃歎曰小人幾欲亂真又羲之
性好鵝山陰羣礦一作村有一道士養好鵝十餘王
清旦乘小舡故往意大願樂乃告求市易道士不與
百方譬說不能得道士乃言性好道久欲寫河上公
老子纔素早辦而無人能書府君若能自屈書道德
經各兩章便合群以奉羲之便住半日爲寫畢籠鵝
而歸又嘗詣一門生家設佳饌供億甚盛感之欲以
書相報見有一新棐牀作几至滑淨乃書之草正
相半門生送王歸郡還家其父已刮盡生失書驚懊
累日桓玄愛重書法每讌集輒出法書示賓客客有
食寒具者仍以手捉書大點汚後出法書輒令客洗
手兼除寒具子敬常戲與簡文十許紙題寂後云民
此書甚合願存之此書爲桓玄所寶高祖後得以賜
王武剛未審今何在謝奉起廟悉用棐材右軍取棐
書之牀奉收得一大簀子敬後往謝爲說右軍書

甚佳而密已削作數十棐板請子敬書之亦甚合奉
並珍録奉後孫履分半與栢玄用履爲揚州主簿餘
一半孫恩破會稽略以入海羲之爲會稽子敬七八
歲學書羲之從後掣其筆不脫歎曰此兒書後當有
大名子敬出戲見北館新泥壁白淨子敬取帚沾
泥汁書方丈一字觀者如市羲之見歎美問所作荅
云七郎羲之作書與親親云子敬飛白大有意是因
於此壁也有一好事年少故作精白紗裓着詣子敬
子敬便取書之草正諸體悉備兩袖及標略周年少
覺主左右有凌奪之色掣裓而走左右果逐之及門
外爭分裂少年纔得一袖耳子敬爲吳興羊欣父
不疑爲烏程令欣時年十五六書已有意爲子敬所
知子敬往縣入欣齋欣衣白新絹裙晝眠子敬因書
其裙幅及帶欣覺歡樂遂寶之後以上朝廷中乃零
失子敬門生以子敬書種蚕後人於蚕紙中尋取大
有所得謝安善書不重子敬每作好書必謂被賞安
輙題後荅之朝廷秘寶名書久已盈積太初狂迫乃
欲一時燒除左右懷讓者苦相譬說乃止臣見衛恒
古來能書人録一卷時有不通今隨事改正并寫諸
雜勢一卷今新裝二王鎮書定目各六卷又羊欣書
目六卷鍾張等書目一卷文字之部備矣謹詣省上
表并上録勢新書以聞六年九月卜書侍郎臣虞龢

上書啓　南齊王僧虔荅太祖論書啓

僧虔啓恩眷閑已賜示古迹十一秩或其人可想或其法可學愛玩彌日暫得忘其沉痾輙率短見并述舊聞其如別牋民間所有秩中所無者或有不好今奉別目二十三卷追懼乖誤伏深悚息

吳大皇帝書　吳景帝書

吳歸命侯孫皓　晉安帝

亡高祖丞相導　亡曾祖領軍洽

亡從祖中書令珉　亡常仲將

張芝　索靖

張翼　衛伯儒

右十二卷故州民王僧虔奉上

梁蕭子雲啓蕭子雲自云善効鍾元常王逸少而微變字體常荅勑云

臣子雲奉勑使臣寫千字文今已上呈臣昔不能技賞隨世所貴規模子敬多歷年所三十六著晉史一部至二王列傳欲作論草隸法言不盡意遂不能成指論飛白一勢而已十餘年來始見勑旨論書一卷商略筆勢洞達字體又以逸少不及元常猶子敬不及逸少因此研思方悟隸式始變子敬全法元常迨今以來自覺功進此稟自天論臣先來猶恨已無臨

池之勤又不叅聖旨之奥仰延明詔伏讀悚息無詔
侍中國子祭酒南徐州太守臣子雲啓上
陶隱居與梁武帝論書啓
奉旨左右中書復稍有能者惟用喜賛夫以合心之
芰實俟夾鍾吐氣令既自上體妙爲下理用成工每
惟申鍾一論於天下進藝方興所恨微臣沉朽不能
鑽仰高深自懷歎慕前奉神筆三紙并今爲五非但
字字注目乃畫畫抽心日覺勁媚轉不可說以讎昔
歲不復相類正此即爲楷式何復多尋鍾王臣心本
自敬重今者彌增愛服俯仰悅豫不能自已啓
適復蒙給二卷伏覽標帖皆如聖旨既不顯垂允少
留不敢久停已就摹素者一段未畢不赴今信紙卷
先已經有兼多他雜無所復取亦請俟俱了日奉還
兼此諸書是篇章體臣今不辨復得修習惟願細書
如樂毅論太師箴例依倣以寫經傳永存宜題中精
要而已
梁武帝答書
近二卷欲少留差不爲異紙卷是出裝書既須見前
所以付耳無正可取備於此及欲更須細書如論箴
例逸少迹無甚極細書樂毅論乃微麁健恐非真迹
太師箴小復方媚筆力過嫩書體乖異上二者已經
至止其外便無可付也

陶隱居與梁武帝啓

樂毅論愚心近甚疑是摹而不敢輕言今旨以爲非真竊自信頗涉有悟箴咏吟賛過爲淪弱許靜素改遂蒙永給仰銘矜奬益無喻心此書雖不在法例而致用理均皆聞細楷兼復兩翫先於都下偶得飛白一卷云是逸少好迹臣不嘗別見無以能辨惟覺勢力驚絶謹以上呈於臣非用脫可充閣願仍以奉上臣昔於馬澄處見逸少正書目録一卷澄云右軍勸進洛神賦諸書十餘首皆作今體惟急就篇二卷古法緊細近脫憶此語當是零落已不復存澄又云帖注出裴者皆擬齊諸王及朝士臣近見三卷首帖亦謂久已分木不敢議此正復希於三卷中一兩條更得預出裴之例耳天旨遂復頻給先卷下情益深悚息近初見卷題云第二十三四已欣其多今者素書卷第遂至二百七十惋訝無已天府如海非一餅所汲量用息心前後都已蒙見大小五卷於野拙之分實已過幸若非殊恩豈可觖望愚固本愽涉而不能精昔患無書可看乃願作主書令史晚愛隷法又羨典掌之人常言人生數紀之内識解不能周流天壤區區惟充恣五欲實可恥愧每以爲得作才鬼亦當勝於頑仙至今猶然始欲翻然之自無射以後國政方殷山心兼然不敢復以閑虛塵觸謹於此題事故

遂成煩黷伏願聖慈照録誠慊

梁武帝荅陶隱居論書

又省別疏云故當宜微以著賞此既勝事風訓非嫌云云然則所習聊試略言夫運筆邪則無芒角執筆寬則書緩弱點掣短則法擁腫點掣長則法離澌畫促則字勢横畫踈則字形慢拘則乏勢放又少則純骨無媚純肉無力少墨浮澁多墨苯鈍此並默然任之自然之理也若抑揚得所趣舍無違值筆廉斷觸勢峯欝揚波折節中規合矩分間下注濃纖有方肥瘦相和骨力相稱婉婉曖曖視之不足稜稜凜凜常有生氣適眼合心便爲甲科衆家可識亦當復由串耳六文可工亦當復由習耳一聞能持一見能記且古且今不無其人大抵爲論終歸於是習程邈所以能變書體爲之舊也張芝所以能善書工學之積也既舊既積方可以肆其談吾少來乃至不嘗畫甲子無論於篇紙老而言之亦復何謂正足見蚩於當今貽笑於後代遂有獨冠之言覽之皆熱隱真於是乎累真矣此直一藝之工非吾所謂勝事此道心之塵非吾所謂無欲也

書苑菁華卷第十四

書苑菁華卷第十五

錢塘陳　思　纂次

書啓

陶隱居與梁武帝論書啓

二卷中有雜迹謹疏注如別恐未允衷并竊所摹者亦以上呈近十餘日情慮悚悸無寧涉事遂至淹替不宜復待填畢餘條並非用惟叔夜威輦一篇是經書體式追以單郭爲恨伏按卷上第數甚爲不少前旨惟有四卷此書似是宋元嘉中撰集當由自後多致散失逸少有名之迹不過數首黃庭勸進像讚洛神此等不審猶得存不

第二十三卷今見有十二條在別紙　按此卷是右軍書者惟有八條前樂毅論書乃極勁利而非甚用意故頗有壞字太師箴大雅吟用意甚至而更成小拘束乃是書扇題屏風好體其餘五片無的可稱臣濤言一紙此書乃不惡而非右軍父子不識誰人迹又似是摹　給事黃門一紙治廉瀝一紙凡二篇並是謝安衛軍參軍任靖書　後又治廉瀝狸骨方一紙是子敬書亦似摹迹

右四件非右軍書

二十四卷今見有二十一條在按此卷是右軍書者惟有十一條並非甚合迹兼多漫前黃初三年一紙是後人學右軍繆抹於摹處難復委曲先抱憂懷痛一紙是張澄書五月十襲告摹文一紙是許生書

一日一紙是摹王珉書被油尚想黃綺一紙遂結滯一紙凡二篇並後人所學甚拙惡不復展一紙是子敬書便復改月一紙是張翼書

五月十五日絲白一紙亦是王珉書治欬方一紙是謝安書

右十一條非右軍書

伏恐未垂許以區別今謹上許先生書任靖書如別比方即可知王珉張澄謝安張翼書公家應有

梁武帝荅陶隱居書

省區別諸書良有精賞所異所同所可未知悉可不耳給事黃門二紙爲任靖書觀其送靖書諸字相附近彼二紙靖書體解離便當非靖書要復當以點畫論極諸家之致此亦非可倉卒運於毫紙且保拙守

中也許任二迹并摹者並付及
陶隱居與梁武帝論書啓
啓伏覽書論前意雖止二六而規矩必周後字不出
二百亦褒貶大備一言以蔽便書情頓極使元常老
骨更蒙榮造子敬懦肌不沉泉夜逸少得進退其間
則玉科顯然可觀若非聖證品析恐愛附近習之風
永遂淪迷矣伯英既稱草聖元常寔自隸絶論百所
謂殆同璿機神寶曠世然莫繼斯理既明諸畫虎之
徒當日就輟筆反古歸真方弘盛世愚管預聞喜佩
無屆北世皆高尚子敬子敬元常繼以齊名貴斯式
略海内非惟不復知有元常於逸少亦然非排弃所
可涅而無緇不過數紙今奉此論自舞自蹈未足逞
泄日月願以所摹竊示洪遠思曠此二人皆是拘思
者必當賛仰踴躍有盈半之益臣與洪遠雖不相識
從子詡以學業往來故因之有會但既在閣恐或以
應聞知摹者所操字大小不甚均調熟看乃尚可恐
填意大殊此篇方傳千載故宜令迹隨名偕老益增
美晩所奉三旨伏循字迹大覺勁察竊恐既以言發
意則應言而新手隨意運筆與手會故益得諧稱下
情歡仰寶奉愈至世論咸云江東無復鍾迹常以歎
息北日竚望中原廓清太丘之碑可就摹採今論旨
云真迹雖少可得而推是猶有存者不審可復幾字

既無出身理冒願得工人摹填數行脫濛見此實爲
過幸又逸少學鍾勢巧形密勝於自運不審此例復
有幾紙垂音以黃庭像讚等諸文可更有出給理自
運之迹今不復希請學鍾法仰惟殊恩

梁武帝荅書

鍾書乃有一卷傳以爲真意謂悉是摹學多不足論
有兩三行許似摹微得鍾書體逸少學鍾的可知近
有二十許首此外字細畫短多是鍾法今始欲令人
帖採未便得付來月日有竟者當遣送也

陶隱居論書啓

逸少自吳興以前諸書猶爲未稱凡厥好迹皆是向
在會稽時永和十許年中者從失郡告靈不仕以後
略不復自書皆使此一人世中不能別也見其緩異
呼爲末年書逸少亡後子敬年十七八全放此人書
故遂成與之相似今聖旨摽顯足使衆識頓悟於逸
少無復末年之譏阮研閒近一有人學研書遂不復
可別臣比郭摹所得雖粗寫字形而無復其用筆迹
勢不審前後諸卷一兩條謹密者可得在出裝之例
復蒙垂給至年末閒不此澤自天直以啓審非敢必
覬

梁簡文帝荅湘東王上王羲之書啓

試筆成文臨池染墨疏密俱巧眞草皆得似望城扉

如瞻星石不營雲飛之散何待曲辱之丹方當奉彼
廷中置之帳裏乍楷銅鈎時懸歆案戢意之深良不
能已

梁元帝上東宮古跡啓

師宜八分之巧元常三體之妙史籀李斯之篆梁鵠
曹喜之書莫不揔華桂宮盈滿甲館竊以鸞驚之勢
既聞之於蔡靖鷹跱之巧又顯之於蔡邕是以遊霧
重雲傳敬禮之法鳥頡魚頡表楊泉之賦頗好六文
多慙三體尚方大篆既其牢落柱下方書何曾彷彿
空慕河間之聚書竟徵東平之獻表齊攸尺牘顧已
缺然北海楷隸終成難擬

梁庾肩吾謝東宮古跡啓

竊以仙巖遺軸入握成塵孔壁藏文隨開已蠹石書
有暗厨盡猶飛豈有跡經四代年踰十紀芝英雲氣
之巧未損松鉛鵲返鸞驚之勢不侵蒲竹必使酒肆
來人池流色變將損北海之牘還代西河之簡

梁顧野王上玉篇啓

昔者庖犧始成八卦暨乎倉頡肇創六文政罷結繩
教興書契天粟書雩帝妖夜哭由來尚矣爰至玄龜
龍馬負河洛之圖赤雀素鱗摽受終之命鳳羽爲字
掌理成書豈但人功亦猶天授故能傳流奥典鈎深
至賾揚顯聖謨耀光洪範文遺百代則禮樂可知驛

宣萬里則心言可述授民軌物則縣方象魏興功命
衆則誓威師旅律存三尺政仰八成聽稱責於附別
執士師於兩造勒功名於鍾鼎頌美德於神祇故百
官以治萬民以察雕金鏤玉弁崧岱而告平汗竹裁
縑寫憲章而授政莫不以版牘施於經緯文字表於
無窮者矣所以垂帷閉户而覿遐年之世藏形晦迹
而識遠方之風遵覽篆素以測九垓則靡差膚寸詳
觀記録以游八裔則不謬毫釐鑒水鏡於往謨遺元
龜於今體仰瞻景行式備音文戒慎荒邪用存古典
故設教施法無以尚茲經世治俗豈先乎此但微言
既絶大旨亦乖故五典三墳競開異義六書八體今
古殊形或字各而訓同或文均而釋異百家所談差
互不少字書卷軸舛錯尤多難用尋求易生疑惑猥
承明命預纘過庭總會衆篇校讎群籍以成一家之
製文字之訓備矣而學慙精博聞見尤寡才非通敏
理辭彌躓旣謬先蹤且乖聖旨謹當端笏擁篲以俟
嘉猷
啓竊聞兩儀微啓九皇始君情性初動有巢肇制三
聖代立十紀遞興龍牒浮河龜書起洛八卦旣陳六
爻攸叙篆素之流是焉而出至於精課源妙求其本
始末學敷淺誠所未詳雖復研考六經校讎百氏殊
非庸菲所能與奪謹依條例同異具以上呈伏惟聖

皇馭寓膺籙受圖德尚昊軒功造嬀姒通妙廣運乃
聖乃神經天曰文止戈爲武百工維理庶績咸熙勸
以九歌撝之八柄修文德以來要服舞干戚以格有
苗是故仁風所扇九服蒙靈正朔可班四荒懷德取
衣雉樹則肅愼識受命之興夷淡海水則越裳知聖
人之德豈但中和樂職近播岷峨德廣所覃旁流江
漢殿下天縱岳峙叡哲淵凝三善自然匪須勤學六
行前哲寧以勞喻是以聲覃八表譽決九垓規範百
司陶鈞萬品猶復留心圖籍俛情篆素糾先民之積
繆振往古之重疑簡冊所傳莫令比盛野王沾濡聖
道沐浴康衢不揆愚淺妄陳狂狷徒夢收腸終當覆
瓿空思朱墨懼必無傳悚悸交心罔知攸錯謹啓

書牋

唐李嶠爲鳳閣侍郎王方慶上書法牋表

臣甚言奉墨勑令臣家所有書法並將進來但臣家
書法屬隋季亂離並多墜失臣十代再從伯祖羲之
書先有四十餘紙貞觀十二年太宗文武皇帝購求
遺迹臣亡父先臣弘直並將奉進一不敢留今之所
存唯有一卷并臣十一代祖導已下書一秩十卷謹
隨狀進上但臣弓冶不嗣堂構缺然雖奉納楹多逢
壞壁亡失之外所餘無幾私珍緹襲方遺子孫不謂
兩曜迴光九霄俯聽曲延採拾遂登旒扆使千載遺

寶重增於光價九泉深隧更奉於恩渥寵被私門榮
霑異代懷恩慕遠感佩兼深臣方慶誠惶誠恐頓首
頓首死罪死罪謹言

爲納言姚璹等謝賜飛白書牋表 前人

臣璹等言今月十一日侍宴蒙恩作飛白書題臣等
名字垂賜跪承寶貺仰戴瓊文如披七曜之圖似發
五神之檢九霄靈澤與垂露而同霑千載嘉祥共迴
鸞而並集冠六文而首出掩八體而孤騫耿乎若遊
霧之拂春林靄乎似輕雲之上秋漢頡皇之始模蟲
篆未足多奇劉后之嘗學史書孰云能擬固已工踰
懸帳妙盡刻符鍾繇竭力而難比伯英絶筋而不逮
則知乃神乃聖包衆智而同歸多藝多才揔羣方而
兼善諒天機之獨運豈凡識之能窺臣等才埒瓶筲
任叨衡石器蒲之誡每切於愚心棟隆之言實慙於
明代而天慈曲奬聖造不遺厚禄尊官既殫恩而極
寵良辰美景又申歡而接燕慶方行而已及澤未溥
而先加殊恩與骨肉等深縟禮共衣冠相絶今復親
陪睿賞特流宸翰羸氏之蒐遊天上未比超昇闕生
之名在月中詎方遐邈昔者韓稜深愽肇蒙於署劒
田鳳名流僅聞於題柱未有芝英草聖近縟於綵牋
合璧連珠俯光於掌握在臣叨忝獨冠古今方且示
彼記言傳諸貽訓表一人之殊寵留百代之榮觀手

舞足蹈徒申踴躍之心摩頂至踵豈答生成之施無
任欣戴之至謹詣闕奉表陳謝以聞
爲王相公請改六書牋表 前人
臣某言臣聞兩儀定位法象必在於區分百物正名
稱謂不可以相奪然則當至公之運勿用於權處大
朴之辰宜循其本臣竊見周官保氏教國子六書一
曰指事二曰象形三曰形聲四曰會意五曰轉注六
曰假借夫假借者謂本無其字假用音者也昔伏犧
氏仰觀法於天俯觀法於地爰造書契是生文籍夫
書者著也篆者傳也所以昭著誓言傳之不朽推意
結字斷天下之疑垂萌示象紀天下之德安可穿鑿
音韻假濫言詞者哉自史籀篇亡李斯簡脫古文有
物類難周雖魯共王壞孔子之宅河内女子毀老
之冢而屋壁之餘門庭蓋斁敬侯所寫凋訛於正
始之間汲冢所開散落於大原之際由是後儒晚學
苦音訓之繁耆生故老嗟異同之雜下兼案牘旁洎
質劑聽受施行莫能見曉規摹典憲於何取則不有
釐改孰尊群疑當今受神冊鑄寶鼎封禪之隆固將
九皇比德文章之盛豈直三代同風百官以理萬人
以察臣比伏見御筆前後所製新字等神功開合天
地盤旋於筆端玄造運行日月相望於紙上玉諜石
記無以校其幽深河圖洛書不能方其麗則臣幸承

皇訓親沐聖猷窺東國一扎之文奉西京七言之詠
劉德之陳雅樂雖未澄心劉儻一作黨之學史書頗嘗
留目輙欲循環眷眷罄竭蒙情凡所借音並加新字
將令分有一定無汨於源流理或萬殊各隨其事業
以此化俗佇微益於毫釐以此教人儻不虧於影響
伏乞上玄畀聽至道曲成矜此庸愚霈然聽許臣即
望以類撰綴隨了進呈輕觸冕旒不勝惶惕之至

書判

字詁判

甲書字詁所由計功不及日請科罪不伏訴云紙類
不同

對

左光嗣

去聖久遠微言已絕求之淳儒存諸詁訓陳其恢之
青簡恐誤當時許蔡邕之册書將傳後學況祕緯有
書置官傭計長功能歸典藝紙既殊於大小課
齊於疾徐覽之繁文豈將鳥以觀迹率其大較乃
人之掣肘惟甲斯篆非罪勿籍

對同前

裴騰

底俾致位職司在公登朝庶官無廢一命甲也遊學
効於文字工彼汗簡嘗觀大史之書臨諸墨池能妙
右軍之筆徵乎考績在日課而有遠何以曠官俾月
將及寧使微言有絕古訓無傳誠計功而致科

豈多言而獲免

對同前　張巡

甲措　聞頗齊力筆之吏象形自業偏在寫書之
官不能　竹惟青臨池盡黑當年有立應已盈裾計
日不　無慙尺牘今乃字詁是事日課有遠左氏門
庭雖多筆硯稚川史籍不滿巾箱曾是務於五車徒
見司於雙管以是會意雖則摩肱不能中程何爲當
理今之溥許將俟片言欲遲單父之書須辨洛陽之
紙然則　之大小猶或可問刑之出入於是乎在

對同前　呂因

甲手揮五色已臨科斗之書躬寫六經方寘麒麟之
閣而論其日課將貽秋典且羲和之晷遽速有殊簡
牘之差短長非等理宜科以畏愛之景辨以功庸之
効先則窮其狀跡然後寘以刑科何乃厚誣仍令薄
訴須緘滕口之訟方入噬膚之獄

對同前　王釗

人之從事則有司存率由舊章乃無厥咎甲以九流
賤職三寫爲務理宜不僭于素欽乃攸司何得慢其
新守越我王度挈瓶猶其不假落簡安得有乖致使
魚魯闕辨於當時鉛黄莫施於學校罪其掇也刑則
何逃然而紙類以難易論功系日以短長命課事無
準定或須加減不伐有詞理從哀敬待測淺深之量

方申大小之辜

對同前　鄭宥

八卦六爻是坐書籍龜文鳥迹遂成模揩開汲郡之塚升魯國之堂遂獲遺編因多墜簡惟甲婆娑王府掌握銀鈎取類筆耕能成墨妙棄其磬刻差以毫釐計功雖訴其短長類紙難逃其簡牘必也時無所廢理實可憑須精不匱之勤寧塞有孚之訟

署書題閣判

得甲代以署書爲業因題閣而變華鬢自後而絶鄉黨以隧業擯逐云甲訴無犯不伏

對

幹蠱馳聲惕厲終吉振人爲義何難之有顛沛於是克荷良存甲絶翰深規代濟其美精逾史籀得方丈之宏模績洞張芝改圓池之波態晉廷稱妙即擅一臺越市推珍還標五字諒無殞於前楷俾垂裕於後昆孰謂象賢旋聞鮮克屬以功開揆日翦偃蹇之雕甍號起凌雲結曈曨之畫閣式題飛牓方呈鵲迓之書坐陟雲梯遂變武賁之髮菱花鏡裏非復青顏薤葉風前俄隳素業垂堂取誡誡欲謹身良治遽指其如棄訓撫常家之宿事徒想欽承語王氏之門風深遠祖述永言丘首難忘懷土之心浩意家聲宜復懸針之藝

學書判

丁學盤盂書庚相爲引重後一云遂學或止之舉庚或正之丁云以此報德

對　郭立

丁本諸生弱齡有志操觚遊藝負笈從師服膺孔甲之書留心田蚡之業精窮小學聲洽大成庚有親仁之風乃思延譽之美爲游揚於左右得推擇於簪裾不以引重之恩而忘奏舉之義眷言報德在此奉公韓厥之故事非遥郤詵之前蹤可襲行諸則抑推古典止之則未識通方自得盡忠之規何聽無稽之說

對　同前　貪狎

學貴博通九流異軫書稱祕奥四微攸藏必溫故而知新方不朽而致遠丁服勤罔倦考古斯多精孔甲之書方求筮仕獲鄭莊之薦終聞推轂登朝有譽常懷報德之心司敗在官遂致無私之罰此乃韓厥之舉郤詵其人旌國史而無慙訪朝英而罕輩彼或止者何其小哉請息挽弩之言以錫乘車之寶

傭書判

甲居道周以傭書自業乙侮之折箠以笞其背甲告他物毆人

對　李休烈

士忘於代各安其業或削觚成學或握槧求工道既

多藝非一揆甲言自巷黨爰居道周雖殊蘭蕙之
遊且託桑榆之蔭傭書自給道有類於班超因侮見
罪迹方均於　汗簡之責既不見稱折箠之尤理
宜從譴

對同前　　鄭少微

禮訓成俗負販有尊明義在躬德威不侮講學修業
固無取於筆耕興藝輔仁事必資於善誘而由衷靡
及旁狎是崇疑宓子之引肘類徒人之袒背議諸私
室雖一抶之何傷列在公庭抵三尺而誰咎他物所
擊法所難逃

冊書判

甲以經多謬乃自冊書碑使工鐫刻立於太學門外
其觀及摹寫者日千餘人兩京尹以其聚衆笞之訴
稱有故

對　　李希定

去聖久遠微言將絕人用其私各安所見闕文不及
大義已乖非有獨見之明誰解僻儒之患甲總覈六
藝研精百氏紕繆必考朱紫斯分既祖述於魯儒升
我堂矣自光揚於漢策職爾之由竹簡之書且或朽
蠹金碑之字道茲鐫刻魏文典論豈列鴻都楊子玄
經虛傳麟閣觀者如堵且聞紙貴將萬古之不刊於
今日而何有京尹之罰其或病諸既無索於社季庶

愛日精廬

書苑菁華

錢塘陳思纂次

海鹽張氏藏書

書苑菁華卷第十六

書

漢許沖上說文解字書

召陵萬歲里公乘草莽臣冲稽首再拜上書皇帝陛下臣伏見陛下神明盛德承遵聖業上考度於天下流化於民先天而天不違後天而奉天時萬國咸寧神人以和猶復深惟五經之妙皆爲漢制博采幽遠窮理盡性以致於命先帝詔侍中騎都尉賈逵修理舊文殊藝異術王教一端苟有可以加於國者靡不兼集易曰窮神知化德之盛也書曰人之有能有爲

其行而國其昌臣父故太尉南閤祭酒愼本從
達受古學蓋聖人不空作皆有依據今五經之道昭
炳光明而文字者其本所由生自周禮漢律皆當學
六書貫通其意恐巧說衺辭使學者疑愼博問通人
考之於達作說文解字六藝群書之詁皆訓其意而
天地鬼神山川草木鳥獸魚蟲雜物奇怪王制禮儀
世間人事莫不異載凡十五卷十三萬三千四百四
十一字愼前以詔書校東觀教小黃門孟生李喜等
以文字未定未奏上今愼已病遺臣齎詣闕愼又學
孝經孔氏古文說文古孝經者孝昭帝時魯國三老
所獻建武時給事中議郎衛宏所校皆口傳官無其
說謹撰具一篇并上臣冲誠惶誠恐頓首頓首死罪
死罪臣頓首再拜以聞皇帝陛下建光元年九月己
亥朔二十日戊午上（徐鍇曰建光元年漢安帝之十五年歲在辛酉）召上書
者汝南許冲詣左掖門會令并齎所上書十月十九
日中黃門饒喜已詔書賜召陵公乘許冲布四十疋
即日受詔朱雀掖門敕勿謝

唐李陽冰上採訪李大夫書

陽冰志於古篆殆三十年見前人遺迹美即美矣惜
其未有點畫但偏傍模刻而已緬想聖達立卦造書
之意乃復仰觀俯察六合之際焉於天地山川得方
圓峙之常於日月星辰得經緯昭回之度於雲霞

不得罪布滋蔓之容於衣冠文物得揖讓周旋之
體於眉髮口鼻得喜怒舒慘之分於蟲魚禽獸得蛩
伸飛動之理於骨角齒牙得擺拉咀嚼之勢隨手萬
變任心所成可謂通三才之品彙備萬物之情狀者
矣常痛孔壁遺文汲冢舊簡年代浸遠謬誤滋多蔡
中郎以豐同豐李丞相將束爲束魚魯一惑涇渭同
流學者相承靡所遷復每一念至未嘗不廢食雪泣
攬筆長歎焉天之未喪斯文也故小子得篆籀之宗
旨皇唐聖運逮茲八葉天生尅復之主人樂惟新之
命以淳古爲務以文明爲理欽若典謨疇咨故實誠
願刻石作篆備書六經立於明堂爲不刊之典號曰
大唐石經使萬代之後無所損益仰聖朝之鴻烈法
高代之盛事死無恨矣陽冰年垂五十去國萬里家
無宿舂之儲出無退步之乘仰望紫極遠於丹霄若
溘先犬馬此志不就必將有負於聖朝是謂長埋於
古學矣大夫銜命北闕撫寧南方苟利國家專之可
也伏奉處分令題簡牘及到主人寒天已暮闇燭之
下承命書之霜深筆冷未窮體勢儻歸奏之日一使
聞天非小人之已務是大夫之功業可否之事伏惟
去就之陽冰再拜

書序

漢許慎說文解字序

古者庖犧氏之王天下也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視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於是始作易八卦以垂憲象及神農氏結繩爲治而統其事庶業其繁飭僞萌生黃帝之史倉頡見鳥獸蹏迒之迹知分理之可相別異也初造書契百工以乂萬品以察蓋取諸夬夬揚于王庭言文者宣教明化於王者朝廷君子所以施祿及下居德則忌也倉頡之初作書蓋依類象形故謂之文其後形聲相益即謂之字字者言孳乳而浸多也著於竹帛謂之書書者如也以迄五帝三王之世改易殊體封于泰山者七十有二代靡有同焉周禮八歲入小學保氏教國子先以六書一曰指事指事者視而可識察而可見上下是也二曰象形象形者畫成其物隨體詘日月是也三曰形聲形聲者以事爲名取譬相成江河是也四曰會意會意者比類合誼以見指撝武信是也五曰轉注轉注者建類一首同意相受考老是也六曰假借假借者本無其字依聲託事令長是也及宣王太史籀著大篆十五篇與古文或異至孔子書六經左丘明述春秋傳皆以古文厥意可得而說其後諸侯力政不統於王惡禮樂之害己而皆去其典籍分爲七國田疇異畮車涂異軌律令異法衣冠異制言語異聲文字異形秦始皇帝初兼天下丞相李

斯乃秦同之罷其不與秦文合者斯作倉頡篇中車府令趙高作爰歷篇太史令胡毋敬作博學篇皆取史籀大篆或頗省改所謂小篆者也是時秦燒滅經書滌除舊典大發隸卒興役戍官獄職務繁初有隸書以趣約易而古文由此絕矣徐鍇曰王僧虔云秦獄吏程邈善大篆得罪繫雲陽獄增減大篆去其繁複始皇善之出為御史名其書曰隸書班固云謂施之於徒弟也即今之隸書而無點畫俯仰之勢自爾秦書有八體一曰大篆二曰小篆三曰刻符四曰蟲書徐鍇曰案漢書注蟲書即鳥書以書幡信首象鳥形即下云鳥蟲是也五曰摹印蘭子良以刻符摹印合為一體徐鍇以為符者竹而中剖之字形半分理應別為一體摹印屈曲填密則秦璽文也子良誤合之六曰署書蘭子良云署書漢高六年蕭何所定以題蒼龍白虎二闕羊欣云何覃思累月然後題之七曰殳書徐鍇曰書於殳也殳體八觚隨其勢而書之八曰隸書漢興有草書徐鍇曰案書傳多云張竝作草又云齊相杜操作據說文則張竝之前已有矣蘭子良云藁書者董仲舒欲言災異藁草未上即為藁書藁者草之初也史記上官奪屈原藁草今云漢興有草知所言藁草是創草非草書也尉律徐鍇曰尉律漢律篇名學僮十七已上始試誦籀書九千字乃得為吏又以八體試之郡移太史并課最者以為尚書史書或不正輒舉劾之今雖有尉律不課小學不修莫達其說久矣孝宣時召通倉頡讀者張敞從受之涼州刺史杜鄴沛人爰禮講學大夫秦近亦能言之孝平時徵禮等百餘人令說文字未央廷中以禮為小學元士黃門侍郎楊雄采以作訓纂篇凡倉頡已下十四篇凡五千三百四十字羣書所載略存之矣

及六新居攝使大司空甄豐等校文書之部自以為應制作頗改定古文時有六書一曰古文孔子壁中書也二曰奇字郎古文而異者也三曰篆書即小篆秦始皇帝使下杜人程邈所作也（徐鍇曰李斯雜改史篇為秦篆而程邈復同作也）四曰佐書即秦隸書五曰繆篆所以摹印也六曰鳥蟲書所以書幡信也壁中書者魯恭王壞孔子宅而得禮記尚書春秋論語孝經又北平侯張倉獻春秋左氏傳郡國亦往往於山川得鼎彝其銘即前代之古文皆自相似雖叵復見遠流其詳可得略說也而世人大共非訾以為好奇者也故詭更正文鄉壁虛造不可知之書變亂常行以耀於世諸生競說字解經誼稱秦之隸書為倉頡時書云父子相傳何得改易乃猥曰馬頭人為長人持十為斗虫者屈中也廷尉說律至以字斷法苛人受錢苛之字止句也若此者甚衆皆不合孔氏古文謬於史籀俗儒鄙夫翫其所習蔽所希聞不見通學未嘗覩字例之條怪舊執而善野言以其所知為祕妙究洞聖人之微恉又見倉頡篇中幼子承詔因號古帝之所作也其辭有神遷之術焉其迷誤不諭豈不悖哉書曰予欲觀古人之象言必遵修舊文而不穿鑿孔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今亡也夫蓋非其不知而不問人用已私恣非無正巧說衰辭使天下學者疑蓋文字者經

藝之本王政之始前人所以垂後後人所以識古故曰本立而道生知天下之至賾而不可亂也今叙篆文合以古籀博采通人至于小大信而有證稽譔其說將以理羣類解謬誤曉學者達神恉徐鍇曰恉即意旨字旨者美也多通用分別部居不相雜廁徐鍇曰分部相從自許始也萬物咸覩靡不兼載厥誼不昭爰明以諭其偁易孟氏書孔氏詩毛氏禮周官春秋左氏論語孝經皆古文也其於所不知蓋闕如也

唐顏元孫干祿字書序

史籍之興備存往制筆削所誤抑有前聞豈唯豕上加三蓋亦馬中闕五迨斯以降舛謬寔繁積習生常為弊滋甚元孫伯祖故祕書監貞觀中看正經籍因録字體數紙以示讎校楷書當代共傳號為顏氏字樣懷鉛是賴汙簡攸資時訛頓遷歲久還變後有羣書新定字樣是學士杜廷業續修雖稍增加然無條貫或應出而靡載或記衆而難依且字書源流起於上古自改篆行隸漸失本直若揔據說文便下筆多礙當去泰去甚使輕重合宜不揆庸虛久思編葺頃因閑暇方契宿心遂叅校是非較量同異其有義理全僻罔弗畢該點畫小虧亦無所隱勒成一卷名曰干祿字書以平上去入四聲為次每轉韻處未點其上具言俗通正三體大較則有三體非謂每字揔然偏旁同者不復廣出謂总及氏

回旧召之類是也字有相亂因而附焉謂形形究究禘禘之類是也所謂俗者例皆淺近唯籍帳文案券契藥方非涉雅言用亦無爽儻能改革善不可加所謂通者相承久遠可以施表奏牋啓尺牘判狀固免詆訶若須作文言及選曹銓試兼擇正體用之尤佳所謂正者並無憑據可以施著述文章對策碑碣將為允當進士考試理宜必遵正體明經對策貴合經注本文碑書多作八分任別詢舊則有此區別其故何哉夫筮仕觀光推人所急循名責實有國恒規既考文辭兼詳翰墨昇沉是繫安可忽諸用捨之間尤須析衷目以干祿義在茲乎綆短汲深誠未達於涯涘岐多路惑庶有歸於適從如曰不然請俟來哲

唐張參五經文字序

易繫辭曰上古結繩以理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百官以理萬人以察蓋取諸夬夬決也王庭孚號決之大者決以書契也逮周禮保氏掌養國子以道教之六書謂象形指事會意形聲轉注假借六者造字之本也雖蟲篆變體古今異文離此六者則為謬惑矣王者制天下必使車同軌書同文故教人八歲入小學文有疑者則必闕而求之春秋之末保氏教廢無所取正各遂其私故孔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今亡矣蓋夫子少時人猶有闕疑之問後亡斯道歎其不知而作之也蕭何漢制亦有著法太史試學童誦

書九千字乃得為吏以六體試之吏人上書字或不正輒有舉劾皆正史遺文可得焯知者也劉子政父子校中祕書自史籀以下凡十家序為小學次於六藝之末後漢許叔重收集籀篆古文朱家之學就隸為訓注謂之說文時蔡伯喈亦以減學之後經義分散儒者師門各滯所習傳記交亂訛偽相蒙乃請刊定五經備體刻石立于大學之門外謂之石經學者得以取法焉遭離變難僅有存者後有呂忱又集說文之所漏略著字林五篇以補之今制國子監置書學博士立說文石經字林之學舉其文義歲登下之亦古之小學也自頃考功禮部課試貢舉務於取人之急許以所習為通人苟趨便不求當否字失六書猶為一事五經本文蕩而無守矣十年夏六月有司以職事之病上言其狀詔委國子儒官勘校經本送尚書省參幸承詔旨得與二三儒者分經鉤考而共決之互發字義更相難極又以前古字少後代稍益之故經典音字多有假借謂若假后為後辟為避大用為太知為智之類經典通陸氏釋文自南徂北徧通衆家之學分析音訓特為詳舉固常以此正之唯今文尚書改就今字刪定月令依其時進本與釋文音訓頗有不同卒以所刊書于屋壁雖未如蔡學之精密石經之堅久慕古之士且知所歸然以經典之文六十餘萬既字帶惑體若羅冪同物礼經相舛蔕蓮同姓春秋互出詁故同義詩題交錯之

類音非一讀若鄉原之鄉爲嚮取材之材爲哉學者
傳授義有所存離之若有失合之則難並至當之餘
但朱發其傍而已猶慮歲月滋久官曹代易儻復蕪
汙失其本真乃命孝廉生顏傳經收集疑文互體受
法師儒以爲定例凡一百六十部三千二百三十五
字分爲三卷說文體包古今先得六書之要若古文作明篆
文作明古文作坐篆文作弛之類古體經典通行不改而從篆有不備者求之字
林若祧禰逍遥之類說文林漏略今得之於字林其或古體難明衆情驚懵
若則以石經之餘比例爲助若玄爻爲宜經爻爲晉說文玄聲人所難
識則以石經遺文宜與晉代之石經湮沒所存者寡通以經典及釋
文相承隷省引而伸之不敢專也若蓍爻爲壽臯爻爲栗之類石經湮
沒經典及釋文相承作耳近代字樣多依四聲傳寫之後偏傍漸
失今則采說文字林諸部以類相從務於易了不必
舊次自非經典文義之所在雖切於時略不集錄以
明爲經不爲字也其字非常體偏有所合者詳其證
據各以朱字記之俾夫觀省無至多惑大曆十一年
六月七日司業張參序

說文字源序　唐鄭滑節度賈耽述

庖犧氏觀鳥獸之文象形相事作書契以代結繩降
及夏殷周通謂之古文至宣王太史史籀著大篆十
五篇古文小異七國分裂篆與古文隨其所尚始皇
兼并海内丞相李斯作蒼頡七章中車府令趙高作

爰歷六章太史令胡毋敬作博學七章並約籀文而
篆體轉工即世謂之小篆後發卒理獄茲多吏趨省
易隸書出焉漢興書師以隸合小篆爲五十五章教
閭里平帝元始中徵通小學會京師者百有餘人揚
雄採掇其可用者作訓纂八十九章除其重複東漢
班固加十三章共一百二章六千一百二十字群書
所載略備自三國後隸書盛行古文篆籀寖微矣歷
晉魏周隋宋齊梁陳通篆籀者日寡唯碑頌之額時
覩數字仍十中八九檢文題之國家成均六館書居
其一學者粗紀畫點鮮造精微至德後方事之殷卿
吏冨家咸俯拾青紫郡邑髦楚不復積功於六藝唯
趙郡李陽冰神假篆法上隣李斯時人獲之悉藏篋
笥大歷中篆故李司徒新驛記於東廳之門右筆法
古淡識者宗師猶子檢校祠部員外郎騰能嗣其業
耽每歎隸書轉訛難究會意篆體如正方辯發源小
學中獨許慎說文最爲首出目録五百四十言衆字
之根若能研慮於中則聖人之旨趣可得而知因請
騰繼世父之妙書拯山之石藉其久垂示將來茲亭
控白馬之古津寔皇華之都會流傳模寫以俟君子

唐唐玄度九經字樣序

臣聞秦焚詩書塞人視聽漢興典籍以廣聰明伏以
龜鳥之形去聖彌遠點畫訛變遂失本源今陛下運

契黃虞道崇經籍觀人文以成俗念鳥跡之乖方繇
是遂微臣之上請許於國學創石石經仍令小臣覆
定字體謬當刋校誓盡所知大曆中司業張參掇衆
字之謬著爲定體號曰五經文字專典學者實有賴
焉臣今參詳頗有條貫傳寫歲久或失舊規今删補
穴漏一以正之又於五經文字本部之中採其疑誤
舊未載者撰成新加九經字樣一卷凡七十六部四
百二十六文其偏旁上下本部所無者乃纂爲雜辨
部以統之若體畫全虧者則引文以證觧於雅言執
禮誠媿大儒而辨體觀文式遵小學其聲韻謹依開
元文字避以反言但紐四聲定其音旨今條目已舉
刋削有成顧竭愚衷以資後學當開成丁巳歲序謹
上

唐林韞撥鐙序

韞咸通末爲州刑掾時廬陵盧肇罷南浦太守歸宜
春公之文翰故海内知名韞竊慕小學因師於盧公
子弟安期歲餘盧公忽相謂曰子學吾書但求其力
爾殊不知用筆之力不在於力用於力筆死矣虛掌
實指指不入掌東西上下何所閡焉常人云永字八
法乃點畫爾拘於一字何異守株翰林禁經云筆貴
饒左書尚遲澁此君臣之道也大凡點畫不在拘之
長短遠近但勿遏其勢俾令筋滑相連意在筆前然

後作字若平直相似狀如筭子此畫爾非書也吾昔
授教於韓吏部其法曰撥鐙今將授子子勿妄傳椎
柂撚拽是也訣盡於此子其旨而味乎韞加以久羅
戎事筆硯多亡終不能窮其妙亦猶古之有得不死
之術者人將從學焉未至得術者物故歎恨不極人
或譏之曰彼尚不能自免何悵之有耶客曰昔有善
筭術者臨終傳於子終不能曉乃傳於人佗人盡其
妙彼何妨得而不能演哉愚雖受盧公之命既不能
自益其要妙敢恡復傳於智者

後蜀林罕字源偏傍小說序

罕長興二年歲在戊子三十有五疾病踰時閑坐思
書之點畫莫知所以乃搜閱今古篆隸始見源由旋
觀近代已來篆隸多失始則悶乎不知終則惜其錯
誤欲有端正將示同人病間有事其志不遂至明德
二年乙未復病迄于丁酉冬不瘳病中無事得遂前
志與太理少卿趙崇祚討論成一家之書昔孔安國
尚書序云古者伏羲氏之王天下也始畫八卦造書
契以代結繩之政由是文籍生焉賈耽鎮滑州時作
徧旁字源序云降及殷周通謂之古文至宣王太
史史籀著大篆十五篇與古文小異七國分裂篆與
古文隨其所尚始皇兼并海內丞相李斯遂收拾遺
逸作蒼頡七章中車府令趙高作爰歷六章太史胡

毋敬作博學七章並約籀文篆體轉工郎世謂之小
篆屬秦政滋繁人趨簡易故軍正程邈變古文大小
篆作隷書然書之所興莫定何代隷之所起始自秦
時篆者取蟲篆之形隷者便僕隷之用漢初有書師
以隷合小篆爲五十五章教於鄉里平帝元始中徵
通書會京師者百有餘人方立小學之科楊雄采掇
共可用者作訓纂八十九章至東漢班固加十三章
共一百二章二千一百二十字雖羣書並載而目録
不分惟漢太尉祭酒許慎取其形類作偏旁條例十
五卷名之說文說文遺漏呂忱又作字林五卷以補
其缺洎三國之後歷晉魏陳隋隷書盛行篆書殆將
泯滅至唐將作少監李陽冰就許氏說文重加刊正
展作三十卷今之所行者是也其時復於說文篆字
下便以隷書照之名之字統開元中以隷體不定復
隷書字統不録篆文作四十卷名之開元文字自此
隷體始定矣兼改古文尚書及無平不陂字即其類
也先已有九經音義及切韻玉篇行焉大曆中司業
張參作五經文字三卷凡一百六十部其序略云以
類相從務於易了不必舊次自非經典文義之所在
雖切於時略不集録以明爲經不爲字也開成中唐
玄度以五經文字有所不載者復作新加九經字樣
一卷凡七十六部其序略云其徧旁上下本所無者

乃纂爲雜辨部以統之然九經所有之字即加訓切況是隸書莫知篆意其字注解或云說文者即前來兩說文也或云石經者即蔡邕於國學所立石經也或云隸省者即隸減也少減曰省乃是隸書於篆書中減省畫點而已非是官省之省唐立石經乃蔡邕之故事也周禮保氏掌養國子以道教之六書謂象形指事會意形聲轉注假借六者造字之本也篆雖一體而隸變數般篆隸既興訛舛相錯非究於篆無由曉隸六書者非上一意而屬一字一字之內有占六書二三四者大都造字皆苞含六意字有正者倒者橫而在上中下者竪而在左右中者向者背者並者重者順者逆者左者右者俯者仰者橫坼而裏別字者竪開而夾別字者有一字成者有全二字三字四字五字合成者有省二字三字四字合成者隸書有不拋篆者有全違篆者有減篆者有添篆者有篆隸同文者在篆體則可辯變隸體則多有義異而文同篆亦有之今悉解之於後文此不重列俗有隸書賦者假託許慎爲名頗乖經據顏氏家訓云斯實陶先生弟子杜道士所爲大誤時俗吾家子孫不得收寫又有今古隸書端字決疑賦更不經於隸書賦當今之世不可學之又有文下作子爲學更旁作主爲鯀兄數十百字謂之野書唐有勑文明加禁斷今往

往見之亦不可輙學顔真卿撰干祿字書一卷每一字作三般即注云上正中通下俗既立標題合有褒貶全無與奪亦無取爲其道書鬼書天篆章草八分飛白破體行書無益於字此亦不録篆隷有筆力遒健字勢妍麗者斯乃意巧之人臨文改易或參差之長短之屈曲之拗綟之務於其恠以媚一時後習之人性有利鈍致與元篆隷不同蓋病由此起今之學者但能明知八法洞曉六書道理既全體格自實亦何必踵毆虞褚柳之惑亂哉罕今所篆者則取李陽冰重定說文所隷者則取開元文字雖知魯鈍不失源流所貴講說皆有依憑點畫且無差互杜征南注左氏春秋以經雜傳謂之集解何都尉論語序云今集諸家之善亦謂之集解罕以隷書解於篆字之下故効之亦曰集解今以說文浩大備載羣言卷軸繁多卒難尋究翻致懵亂莫知指歸是以翦截浮辭撮其機要於偏旁五百四十一字下各隨字訓釋或有事關造字者省而難辯者須見篆方曉隷者雖在注中亦先篆後隷各逐所部載而明之其餘形聲易會不關造字者則略而不論其篆文下及注中易字便以隷書爲音如稍難者則組以四聲四聲不足乃加切韻使學者簡而易從渙然冰釋於說文中已十得其八九矣名之曰林氏字源偏旁小說古人窮困湮

厄而述作興焉罕卧疾數年飽食終日思有開悟貽
厥將來非欲獨藏私家實冀徧之天下乃手書刻石
期於不朽一免傳寫之誤二免翰墨之人或有索之
易爲脫本審篆隸無纖毫之失質神人無愧耻之心
古今所疑坦然明白如其漏脫略俟君子廣政十二
年三月日林罕序

書苑菁華卷第十六

錢塘陳　思　纂次

李潮八分小篆歌　杜甫

蒼頡鳥跡既茫昧字體變化如浮雲陳倉石鼓久已
訛大小二篆生八分秦有李斯漢蔡邕中間作者寂
不聞嶧山之碑野火焚棗木傳刻肥失真苦縣光和
尚骨立書貴瘦硬方通神惜哉李蔡不復得吾甥李
潮下筆親尚書韓擇木騎曹蔡有鄰開元以來數八
分潮也奄有二子成三人況潮小篆逼秦相快劒長
戟森相向八分一字直千金蛟龍盤拏肉屈強吳郡

張顛誇草書草書非古空雄壯豈如吾甥不流宕丞
相中郎丈人行巴東逢李潮逾月求我歌我今衰老
才力薄潮乎潮乎奈汝何

贈懷素草書歌　李白

少年上人號懷素草書天下稱獨步墨池飛出北溟
魚筆鋒殺盡中山兎八月九月天氣涼酒徒詞客滿
高堂牋麻素絹排數箱宣州石硯墨色光吾師醉後
倚繩牀須臾掃盡數千張飄風驟雨驚颯颯落花飛
雪何茫茫起來向壁不停手一行數字大如斗恍恍
如聞神鬼驚時時只見龍蛇走右盤左蹙如驚電狀
同楚漢相攻戰湖南七郡凡幾家家家屏障書題遍
王逸少張伯英古來幾許浪得名張顛老死不足數
我師此藝不師古古來萬物貴天生何必要公孫大
娘混脫舞

懷素上人草書歌　王邕

衡陽雙峽插天峻青壁嶢嶢萬餘仞此中靈秀衆所
知草書獨有懷素奇懷素身長五尺四嚼湯誦呪吁
可畏銅鉼錫杖倚閑庭班管秋毫多逸意或粉壁或
彩牋蒲葵絹素何相鮮忽作風馳如電掣更點飛花
蕪散雪寒猿飲水撼枯藤壯士拔山伸勁鐵君不見
張芝昔日稱獨賢君不見近日張旭爲老顛二公絶
藝人所惜懷素傳之得真蹟崢嶸蹙出海上山突兀

狀成湖畔石一縱又一横一欹又一傾臨江不羨飛
帆勢下筆長爲驟雨聲我牧此州喜相識又見草書
多惠力懷素懷素不可得開卷臨池轉相意

同前　戴叔倫

楚僧懷素工草書古法盡能新有餘神清骨竦意真
率醉來爲我揮健筆始從破體變風姿二花開春景
遲忽爲壯麗就枯澁龍蛇騰盤獸屹立馳毫驟墨劇
奔泗滿坐失聲看不及心手相師勢轉奇詭形恠狀
翻合宜人人細問此中妙懷素自言初不知

同前　朱逕

幾年出家通宿命一朝却憶臨池聖轉腕摧鋒增崛
崎秋毫繭紙常相隨衡陽客舍來相訪連飲百盃神
轉王忽聞風裏度飛泉紙落分紛如點鳶形容脫略
真如助心思周遊在何處筆下唯看激電流字成只
畏盤龍去恠狀崩騰若轉蓬飛絲歷亂如迴風長松
老死倚雲壁壓浪相翻驚海鴻于今年少尚如此歷
觀遠代無倫比妙絶當能動鬼神崔蔡幽冤更心死

同前　魯收

吾觀開士多利用筆精墨妙誠堪重身上藝能無不
通就中草聖最天縱有時興酣發神機抽毫點墨縱
横揮風聲吼烈隨手起龍蛇逆落空壁飛連掃數行
勢不絶藤懸查蹙生奇節劃然放縱驚雲濤或時頓

挫縈毫髮自言轉腕無所拘大笑羲之用陣圖狂來
紙盡勢不盡投筆抗聲連叫呼信知神鬼助此道墨
池未盡書已好行路談君口不容滿堂觀者空絶倒
所恨時人多笑聲唯知賤寶翻貴名觀爾向來三五
字顛奇何謝張先生

同前　　寶冀

狂僧揮翰狂且逸獨任天機摧格律龍虎慙因點畫
生雷霆却避鋒鋩疾魚戔絹素豈不貴只嫌局促兒
童戲粉壁長廊數十間興來小豁胷襟氣長幼集賢
豪至枕糟藉麴猶半醉忽然絶叫三五聲滿壁縱横
千萬字吳興張老爾莫顛葉縣公孫我伊謂如熊如
羆不足比如蚖如虵不足擬涵物為動鬼神泣狂風
入林花亂起殊形恠狀不易詘就中枯燥尤驚絶邊
風殺氣同慘烈蒭槎卧木爭摧折塞草遥飛大漠霜
胡天亂下陰山雪偏能事轉新奇郡守王公同賦詩
枯藤勁鐵愧三舍驟雨寒猿驚一時此僧絶藝人莫
測假此常為護持力連城之璧不可量五百年知草
聖堂

同前　　任華

吾常好古奇古來草書無不知豈不知右軍與獻之
雖有壯麗之骨恨無狂逸之姿中間張長史獨放蕩
而不羈以顛為名傾動於當時張老顛殊不顛於懷

素顛懷素顛乃是顛人謂爾從江南來我謂爾從天
上來負顛狂之墨妙有顛狂之逸才狂僧前日動京
華朝騎王公大人馬暮宿王公大人家誰不造素屏
誰不塗粉壁粉壁搖睛光素屏凝曉霜待師揮灑兮
不可弭忘駿馬迎來坐中堂金盆盛酒竹葉香十盃
五盃不解意百盃已後始顛狂一顛一狂多意氣大
叫數聲起攘臂揮毫倏忽千萬字有時一字兩字長
丈二翕若長鯨撥刺動海島欻若長虵戍律寓深草
迴環繚遶相拘連千變萬化在眼前又如飄風驟雨
相激射速碌颯拉動簷隙鄭華山巨石以為點劃衡
嶽陣雲以為畫與不盡勢轉雄惟恐天低與地窄別
有何處最可憐梟梟枯藤萬丈懸拂秋水映秋天或
如絲或如髮風吹欲絕又不絕鋒鋩利於殿冶劒堅
勁渾是并州鐵時復枯燥何褵褷忽覺陰山突兀橫
翠微中有枯松錯落一萬丈倒掛絕壁蹙枯枝千魑
魅兮萬魍魎欲出不可柯閃屍又如瀚海日暮愁陰
濃忽然躍出千黑龍夭矯偃蹇入乎蒼穹飛沙走石
滿窮塞萬里颼颼西北風狂僧有絕藝非數仞高墻
不足以逞其筆勢或逢花牋與素絹凝神執筆字常
度別作筋骨多情趣霏霏微微點長露三秋月照冊
鳳樓二月花開上林樹終恐絆騏驥之足而不得展
千里之步狂僧狂僧爾雖有絕藝猶當假良媒不因

禮部張公將爾來安得聲名一日誼九該

懷素上人草書歌 蘇渙

張顛没來二十年謂言草聖無人傳零陵沙門繼其後新書大字大如斗與來走筆如旋風醉後耳熱心便兇忽如裴旻舞雙劒七星錯落纏蛟龍又如吳生畫鬼神魑魅魍魎驚本身鉤鎖相連勢不絶倔強毒地爭屈鐵西河劒舞氣凌雲孤蓬自振唯有君今日華堂看灑落四座喧呼歎佳作迴首邀予賦一章欲令美價齊鍾張琅琅誦句三百字何似醉僧顛復狂忽然告我遊南溟言祈亞相求大名亞相書翰凌獻之見君絶藝必相知南中紙價當日貴只恐貪泉成墨池

懷素上人草書歌 釋貫休

張顛顛後顛非顛直至懷素之顛始是顛師不談經不坐禪筋骨唯於草書妙顛狂却恐是神仙有神助兮神莫及鐵石畫兮墨須入金樽竹葉數斗餘半飲半傾山納濕醉來把筆猛如虎粉壁素屏不問主亂擲亂抹無規矩羅刹石上坐伍子胥蒯通八字立對漢高祖勢崩騰兮不可止天機暗轉鋒鋩裏閃電光遶霹靂飛古栢身中旱龍死駭人心兮目眩瞬上舊切下香切頻人足兮神闢易乍如沙場大戰後斷槍撅箭仵狼籍又似深山崖石上古病枝掛鐵錫月兎毫

天竈壘斜鑿黃金側剟玉刪瑚共長大如東天馬嬌
獰不可勒東却西南又北倒還起斷復續忽如鄂公
捉住單雄信奏王肩上搭着棗木槊懷素師若不是
星辰降瑞郎必是河嶽孕靈固宜須冷笑逸少爭得
不醉罵伯英天台古杉一千尺崖崩岸折何峥嵘或
細為僊衣縫綻金條垂或妍媚桃花紅公子醉我
恐山為墨海為水天為筆兮書大地乃能略展狂僧
意長恨師不相識一見此書空歎息伊昔張謂任華
葉季良數子贈歌豈虛飾所不足者渾未曾道着其
神力石橋被燒却良王不土蝕錐畫沙兮印印泥世
人世人莫得知師雄名在世間清風明月一何極

張伯高草書歌　釋皎然

伯英死後生伯高朝看手把山中毫先賢草律我草
狂風雲陣發愁鍾王須臾變態皆自我寫形類物異
不可閒風遊雲千萬朶驚龍蹴踏飛欲墮更覩鄧林
花落朝狂風亂攪伸飄飄有時凝然筆空握情在寥
天獨飛鶴有時取勢氣更高意得春江千里濤張生
奇絕難再遇草罷臨風展輕素陰慘陽舒如有道鬼
狀魑容若可懼黃公酒壚興偏入阮籍不嗔嵇亦顧
長安酒牓醉後書此日騁君千里步

陳氏童子草書歌　前人

書家儒子有奇名天然文章令人驚僧虔老時把筆

法孺子如今皆暗合飆揮電洒眼不及徂覺筆端喝
颯颯有時作點險且能大行片石看欲崩偶然長掣
濃且燥少室枯松歌不倒夏室炎炎少人歡山軒日
色在欄竿桐花飛盡子規思主人高歌興不至濁醪
不飲嫌昏沉欲翫草書開我襟龍爪狀奇鼠鬚銳氷
牋白皙越人惠王家小令草最狂為予揮灑驚騰勢

蕭鄴草書歌　顧況

蕭子草書人不及洞庭葉落秋風急上林花開春露
濕花枝濛濛向水垂見君數行之洒落石上之松上
濛濛鶴若把君書比仲將未之誰上凌烟閣

馬秀才草書歌　權德輿

伯英草聖稱絕倫後來學者無其人白眉年少未弱
冠落紙紛紛運纖腕初聞之子十歲餘當時時輩皆
不如猶輕昔日墨池學未許前賢團扇書絕彩芳姿
相點綴水映荷花風轉蕙三春併向指下生萬象爭
分筆端勢有時當暑如清秋滿堂風雨寒颼颼乍疑
崩崖瀑水落又見古木饑罷愁變化縱橫出新意眼
看一字千金貴憶昔謝安問獻之時人雖見那得知

警光大師草書歌

雪壓千峯橫枕上窮困雖多還激壯看師逸蹟兩相
宜高適歌行李白詩海上驚驅山猛燒吹斷狂煙著
沙草江樓魯見落星石幾回試發將軍砲別有寒鳴

掠絶壁提上玄猿更生力又見吳牛磨角來舞槊蟲
刃初觸擊好文天子揮宸翰御製本多推玉案晨開
水殿教題壁題罷紫衣親寵錫僧家愛詩自拘束僧
家愛畫亦局促唯師草聖藝偏高一掬山泉心便足

贈誓光上人草書歌　吳融

篆書朴隸書俗草書貴在無羈束江南有僧名誓光
紫毫一管能顛狂人家好壁試揮拂瞬目已留三五
行摘如鉤挑如撥斜如撑迴如斡又如夏禹鎖淮神
波底不出牛正拔又如朱亥鎚晉鄙袖中擡起腕欲
脫有時軟縈盈一穗秋風曳空闊有時瘦嶢嶮百尺
枯松露槎枿忽時飛動更驚人一聲霹靂龍蛇活稽
山賀老昔使傳又聞能者有張顛上人致切應不下
其奈飄飄滄海邊可中一入天子國給素裁縑洒毫
墨不繫知之與不知便有一字千金直

贈廣利大師歌　前人

化人之心固甚難自化其心更不易化人可以程限
之自化元須有其志在心為智者何人今日得之於
廣利三十年前識師初正見把筆學草書崩雲落石
千萬狀隨手變化生空虛海北天南幾迴別每見書
蹤轉奇絶近來兼解作歌詩言語明快有氣骨堅如
百鍊剛挺特不可屈又如千里馬脫韁飛疾沒好是
不彫刻縱橫衝口發昨來示我十餘篇詠殺江南吳

風月乃知性是天習由人莫輕河邊殺難飛作天上
麒麟但日新又日新李白非通神

賈耽虞書歌

衆書之中虞書巧體法自然歸大道不同懷素只攻
顛豈類張芝惟札草形勢素肌骨老父子君臣相揖
抱孤青似竹更颼颼闊白如波長浩渺能方正不隳
倒功夫未至難尋與須知孔子廟堂碑便是青緗中
至

姚贊八分書歌

吳興姚贊能八分一點一畫若崩雲又如春水綠波
紋尊有鵁鶄鸂鶒群

脩公上人草書歌　史邕

真蹤草聖今古有脩公學得誰及否古人今人一手
書師今書成在兩手書時須飲一斗酒醉後掃成龍
虎吼風雨驚兮魍魎走山嶽動兮龍蛇鬬千尺松枝
如蠹朽欲折不折掛巖口張旭骨懷素筋筋骨一時
傳斯人斯人傳得妙通神攘臂縱橫草復真一身疑
是兩人身

書詩

奉述飛白書勢　岑文本

六文開玉篆八體曜銀書飛毫烈錦繡拂素起龍魚
鳳舉翊雲絕鸞驚遊霧疎別有臨池草思霑垂露餘

送顧八分文學適洪吉州　杜甫

中郎石經後八分蓋樵悴顧侯運鑪錘筆力破餘地
昔在開元中韓蔡同鬬鬣玄宗妙其書是以數子至
御札罕流傳榆楊非造次三人並入直思擇各不二
顧於韓蔡內辨眼工小字分曰示諸王鉤深法更祕
文學與我遊蕭疎外聲利追隨二十載浩蕩長安醉
高歌鄉相宅文翰飛省寺視我楊馬間白首不相棄
驊騮入窮巷必脫黃金轡一論勿反難遲莫敢失墜
古來事反覆相見橫涕泗嚮者玉珂人誰是青雲器
才盡傷形體病渴汙官位故舊獨依然危時話顛躓
我甘多病老子負憂世志胡為因衣食顏色少稱遂
遠作苦辛行順從衆多意舟檝無根蔕蛟鼉好為祟
況兼水賊繁特戒風颿駛蚂騰戎馬際往往殺長吏
子于東諸侯勤勉防縱恣邦以民為本魚飢費香餌
請哀瘡痍深告訴皇華使使臣精所擇進德知歷試
惻隱誅求情固應賢愚異烈士惡苟得俊傑思自致
贈子猛虎行出郊宰酸皐

殿中楊監示張旭草書圖

斯人已云亡草聖祕難得及茲煩見示滿目一悽惻
悲風生微綃萬里起古色鏘鏘鳴玉動落落羣松直
連山蟠其間溟漲與筆力有練實先書臨池真盡墨
俊拔為之主暮年思轉極未知張王後誰並百代則

嗚呼東吳精逸氣感清識楊公拂篋笥舒卷亡寢食
念昔揮毫端不得觀酒德

觀薛稷少保書畫壁　前人

少保有古風得之陜郊篇惜哉功名忤但見書畫傳
戒遊梓州東遺迹涪江邊畫藏青蓮界書人金牓懸
仰看垂露姿不覺亦不騰鬱鬱三大字蛟龍岌相纏
又揮西方變發地扶屋椽慘淡壁飛動到今色未塡
此行疊壯觀郭薛俱才賢不知百載後誰復來通泉

送賀監　李白

鏡湖流水春始波狂客歸舟逸興多山陰道士如相
見應寫黃庭換白鵝

王右軍　前人

右軍本清眞蕭灑在風塵山陰遇羽客要此換鵝賓
掃素寫道經筆精妙入神書罷籠鵝去何曾別主人

貽張旭　李頎

張公性嗜酒豁達無所營皓首窮草隸時稱太湖精
露頂據胡床長叫三五聲興來灑素壁揮筆如流星
下舍風蕭條寒草滿戶庭問家何所有生事如浮萍
左手持蟹螯右手執丹經瞪目視霄漢不知醉與醒
諸賓且方坐旭曰臨東城荷葉裹江魚白甌貯香粳
微祿心不屑放神放八紘時人不識者即是安期生

醉後贈張旭　高適

世上謾相識此翁殊不然與来書自聖醉後語猶顛
白髮老閑事青雲在目前床頭一壺酒能更幾回眠

送外甥懷素上人　錢起

釋子吾家寶神清惠有餘能翻梵王字妙絶伯英書
遠鶴無前侶孤雲寄太虛狂來輕世界醉裏得真如
飛錫離鄉久寧親喜臘初故池殘雪滿寒柳霽烟疎
壽酒還嘗藥晨餐不薦魚遥知禪誦外健筆賦閑居

洛中寺北樓見賀監草書　劉禹錫

高樓賀監昔曾登壁上筆縱龍虎騰中國書流讓皇
象北朝文士重徐陵偶因獨見空驚目恨不同時便
伏膺唯恐塵埃轉摩臧再三珍重囑山僧

荅柳柳州夫人　前人

小兒弄筆不能嗔涴壁書窻且賞勤聞彼夢熊猶未
日日臨池弄小雛還思寫論付官奴柳家新樣元和
兆女中誰是衛夫人
脚且盡畫牙斂手徒
昔日慵工記姓名遠勞辛苦寫西京近來漸有臨池
興爲報元常欲抗衡

送草書獻上人歸廬山　孟郊

狂僧不爲酒狂筆自通天將書雲霞片直至清明巔
手中飛黑電象外寫玄泉萬物隨指顧三光爲迴旋
驟書雲霧洗硯山晴鮮忽怒畫虵虺噴然生風煙

江人頗停筆驚浪恐傾船

祕書省有賀知章草題詩筆力遒健風尚高遠拂塵尋玩因有此作　温庭筠

越溪漁客賀知章任達憐才愛酒狂鸂鶒菁花隨釣艇蛤蜊菰菜夢横塘幾年凉月拘華省一宿秋風憶故鄉榮路脫身終自得福庭回首莫相忘出籠鸞鶴歸遼海落筆龍蛇滿壞墻李白死來無醉客可憐神彩吊殘陽

題贈高閑上人　陳陶

簷蔔花間客軒轅席上珍筆江秋菡萏僧國瑞麒麟內殿初招隱書溪得後塵龍虵驚粉署花雨對金輪白馬方依漢朱星又入秦劇談凌鑿齒清論倒波旬拂石先天古降龍舊國春珠還合浦老劒去玉州貧駕鷺輸黃絹壇場遶白蘋鼎湖閑入夢金閣靜通神海氣成方丈山泉落淨巾獼猴深愛月鷗鳥不猜人拂岳蕭蕭竹垂空澹澹津漢姝難覓對荆璞本來真伊傳多聯璧劉雷競買鄰江邊有國保時為劚星辰

高閑上人　善草書　張祜

座上辭安國禪房戀沃洲道心黃檗老詩思碧雲秋卷軸朝廷餞書函內庫收陶欣入社叟生怯論經儔日色屏初褶風聲筆未休長波浮海岸大點出嵩丘不絕羲之法難窮智永流彷勤一牋在留着看銀鉤

寄訾光上人　陸希聲

筆下龍蛇似有神天池雷雨變逡巡寄言昔日不龜手應念江頭併澼人

送訾光大師師以草書應制　羅隱

禹祠分首戴灣逢健筆尋知達九重聖主賜衣憐絕藝侍臣摛藻許高蹤寧親久別街西寺待詔初離海上峯一種苦心師得了不須回首笑龍鍾

草書屏風　韓偓

何處一屏風分明壞素蹤雖多塵色染猶見墨痕濃坦石奔秋澗寒藤掛古松若教臨水畔字字恐成龍

觀夢龜草書　釋可久

欲盡金鍾數斗餘動容攘臂立躊躇先教侍者濃磨墨不揖傍人歎便書畫壯倒松橫洞壑點麁飛石落空虛興來亂抹亦成字秖恐張顛顛不如

對御書後一絕　釋亞栖

通神筆法入玄門　長安謁至尊莫怪出來多意氣草書曾悅聖明君

送八分書與有人繼以詩　李建勲

跛跏為詩跛跏書不封將去寄仙都仙翁拍手應相笑得似秦朝次仲無

書苑菁華卷第十七

錢塘陳　思　纂次

書苑菁華卷第十八

書銘

晉劉劭飛白書勢銘

鳥魚龍虵龜獸仙人蛟脚偃波楷隸八分世施常妙
索草鍾真爰有飛白之麗貌艷藝珍若乃敷研毫芒
纖手和會素幹冰解蘭墨電掣直凖飛箭屈擬蠖勢
繁節參譚綺靡循致有若烟雲拂蔚交紛刻繼韓盧
接飛宋鵲遊逝

宋鮑照飛白書勢銘

秋毫精勁霜素凝鮮霑此瑶波染彼松煙超工八法

盡奇六文鳥企龍躍珠解泉分輕如游霧重似崩雲
鋒絶劒摧驚勢箭飛差池燕起振迅鴻歸臨危制節
中險騰機圭角星芒明麗爛逸絲縈髮垂平理端密
盈尺錦裁片字金溢仙芝繁弱既匪足質蟲虎績綷
又安能匹君子品之最神筆

唐陸龜蒙書銘

太古之時何嘗有欺逮于結繩民始相疑畫卦造書
聖人之為圖載文字厥初弗知惟簡惟牘析竹析木
累必充庭負必折軸帝編一絶錯亂名目寖務輕去聲
省檮杌剥穀膠綴番番恣其所便蟲篆更隸形模易
宣上下令古卷舒蟬聯薰曝蠹蠹疵乎不堅又取珉
石琢磨雕鐫申簡牘下其存四邊璽印章號殷勤識
音志焉其巧益甚其說益繁盟契質要朝成夕反平聲誥
誓制令尾遠首言牋檄奏報離方就圓傳録注記醜
讎美憐銘誄碑表虛功妄賢歌詩賦頌多思諂權在
簡牘者理没爛壞無遺一編副以杲穀其留最延繆
戾顛倒尨蒙弗刪在珉石者固龐納賂惟辭是奸鑱
鑿既畢名聲泯然堯舜之道以人為傳有死必繼流
乎億年宜斥詐偽焚燒棄捐復似太古結繩之前

書贊

唐李約壁書飛白蕭字贊

梁侍中蕭子雲書祖述鍾王情該衆體始變蔡張之

王飛白古法妙絶冠時古法飛白多其體猶拘八分故王僧虔云飛白是八分之輕者自子雲變而飛多今但據飛多者即飛子雲之前而不妨後人亦有効古飛白雖名存傳記而迹絶簡素惟建鄴　壁餘此蕭字焉韓晉公鑒古擅書聞之嗟異遷之於南徐置于海榴堂座右之壁又獲齊竟陵王蕭子良龍爪書十五字置于招隱寺以待中之迹妙極故留以親翫余後獲之載以入洛書之故實事之本末中書舍人張公崔監察備撰記詳焉余少好圖書耽嗜奇古由此雖志業不立而性莫能遷非不干求爵禄心懵時事以與名疎非欲乖時好尚養病守獨所見遂僻僻則僻矣與夫酣酒聲妓并支權利者俱亡羊也亡熟多余每閱翫此迹而圖書之光如逢古人似得良友加以琴酒靜暢書齋畫閑榮富賤貧是日何在至若尋翰墨輕濃之勢窮點畫分布之能與日彌深隨見逾妙嗟夫昔賢垂不朽之藝知傳寶於後世後人覩妙絶之迹見得意於當時名齊日月情契古今傳曰遊於藝藝可已乎知者相賀比獲蘭亭之書世情觀之未若野人之塊不關於世在世爲無用之物苟適余意於余則有用已多乃作賛曰

昔創飛白蔡氏所得起於堅帚播於翰墨張王繼作子雲精極壁旨屢素墨古池色飜飛露白乍輕乍濃翠箔映霊羅衣從風筋雲委地游霧縈空撥刺勢動蟉蟠氣雄毘池駭鯨時門闘龍攢毫疊札或横或縱

層層陣雲森森古木君子況德高人比蹤抱素自察
含章內融逸疑方外縱在矩中容而不雜疎而有容
藝通造化比象無窮子雲臣梁蕭字逾貴點畫均豐
姿形端異迹絕璽素名空傳記明衡褒貶惟此一字

唐權德輿祕閣五絕圖賀監草書贊

李真造適揮翰睨壁酒仙逸態草聖絕迹興涵雲海
詞韻金石傳於祕丘永永無斁

筆意贊

書之妙道神彩為上形質次之兼之者方可紹於古
人以斯言之豈易多得必使心忘於筆手忘於書心
手遠情書不妄想是謂求之不得考之即彰乃為筆
意贊曰
剡紙易墨心圓管直漿深色濃萬毫齊力先臨告誓
次寫黃庭骨豐肉潤入妙通靈努如植槊勒若橫釘
開張鳳翼聳擢芝英麁不為重細不為輕纖微向背
毫髮死生工之盡矣可擅時名

書敘

唐懷素上人自敘

懷素家長沙幼而事佛經禪之暇頗好筆翰然恨未
能遠覩前人之奇迹所見甚淺遂擔笈杖錫西遊上
國謁當代名公錯綜其書事遺編絕簡往往遇之豁
然心胷畧無稽滯魚牋絹素多所塵點士大夫不以

為怪焉顏刑部書家者流精極筆法水鏡之辯許在
末行又以尚書司勳郎盧象小宗伯張正言曾爲歌
詩故叙之曰開士懷素僧中之英氣槩通疎性靈豁
暢精心草聖積有歲時江嶺之間其名大著吏部侍
郎韋公陟覩其筆力勗以有成今禮部侍郎張公謂
賞其不羈引以遊處兼好事者同作歌以贊之動盈
卷軸夫草藁之作起於漢代杜度崔瑗始以妙聞迨
乎伯英尤擅其美羲獻兹降虞陸相承口訣手授以
至於吳郡張旭長史雖姿性顛逸超絶古今而模楷
精詳特爲真正真鄉早歲常接遊郎屢蒙激昂教以
筆法姿質劣弱又嬰物務不能配習迄以無成追
一言何可復得忽見師作縱横不羣迅疾駭人若還
舊觀向使師得親承善誘函挹規模則入室之賓捨
子奚適嗟嘆不足聊書此以冠諸篇首其後繼作不
絶溢乎箱篋其述形似則有張禮部云奔虵走虺勢
入座驟雨旋風聲滿堂盧員外云初疑輕烟淡古松
又似山開萬仞峯王永州邕曰寒猿飲水撼枯藤壯
士拔山神劲鐵朱處士遥云筆下唯看激電流字成
只畏盤龍走制機格則有李侍御舟云昔張旭之作
也時人謂之張顛今懷素之爲也余實謂之狂僧以
狂繼顛誰曰不可張公又云稽山賀老粗知名吳郡
張顛曾北面許御史瑝云志在新奇無定則古瘦離

灑半無墨醉來信手兩三行醒後却書書不得戴御
史叔倫云心手相師勢轉奇詭形怪狀翻合宜人人
去問此中妙懷素自云初不知語疾速則有實御史
葉云粉壁長廊數十間興來小豁胷中氣忽然絶叫
三匝聲滿壁縱横千萬字戴公又云馳毫驟墨列奔
駟滿座失聲看不及目愚劣則有從父司勳員外郎
吳興錢起詩云遠鶴無前侶孤雲寄太虛狂來輕世
界醉裏得真如皆辭旨激切理識玄奥固非虛薄之
所敢當徒增愧畏耳時大曆丁巳冬十月二十有八
日

唐韓愈送高閑上人叙

苟可以寓於巧智使機應於心不挫於氣則神宇而
守固雖外物至不膠於心堯舜禹湯治天下養叔治
射庖丁治牛師曠治音聲扁鵲治病僚之於丸秋之
於弈伯倫之於酒樂之終身不厭奚暇外慕夫外慕
徒業者皆不造其堂不嚌其胾者也往時張旭喜草
書不治他伎喜怒窘窮憂悲愉佚怨恨思慕酣醉無
聊不平有動於心必於草書發之觀於物見山水崖
谷鳥獸蟲魚草木之花實日月烈星風雨水火雷霆
霹靂歌舞戰鬬天地事物之變可喜可愕一寓於書
故旭之書變動猶鬼神不可端倪以此終其身而名
後世今閑之於草書有旭之心哉不得其心而逐其

迹未見其能旭也為旭有道利害必明無遺錙銖情
炎於中利欲鬬進有得有喪敦然不釋然後一決於
書而後旭可幾也今閑師浮屠氏一死生解外膠是
其為心必泊然無所起其於世必淡然無所嗜泊與
淡相遭頹墮委靡潰敗不可收拾則其於書得無象
之然乎然吾聞浮屠人善幻多伎能閑如通其術則
吾不能知矣

唐沈亞之叙草書送山人王傳又

夫匠心於浩茫之間為其為者必猶意氣所感然後
能啓其象也此凡一舉志則爾而況六藝之倫乎余
聞之學者曰昔張旭善草書出見公孫大娘舞劒器
渾脫鼓吹既作言能使孤蓬自振驚砂坐飛而旭
為之書則非常矣斯意氣之感歟今山人王傳又學
為旭書居故吳公子光劒池山傍積十年而功就歷
遊天下慕其出已者師之欲增其功也及至長安舍
余家為余題旌故平廬節士文因感之聳髮寒肌謂
吾友生曰願欲余叙其書意者豈余之文以感王生
之志於鼓噪劒氣之勢乎顧不敏誠以孤生之望也
聊題百數十言以塞其志

唐司空圖送草書僧詧光歸越

傖荒之俗尤惡伎於文墨者華民流寓而至則遽發
其槖焚棄札牘之類以快既自容矣又誰沮繼至者

若不勝其怨噫是華舌夷心而又甚之者矣洎天下將亂則雖吾里其風亦變果儋嶲荒之流民亦多矣儻或未化亦其益孤不能自振苟聞志於吾伎則必躍而游之矧踵門而勤請者耶詈光僧生於東越雖幼落於佛而學無不至故逸迹道勁之外亦恣爲歌詩以導江湖沉鬱之氣是佛首而儒其業者也雖孟荀復生豈拒之哉今繫名内殿且爲歸榮足以光於遠矣永嘉西岑康樂勝遊之最是行也爲我以論詩一篇題於絶壁

書傳

晉王羲之筆勢傳

王羲之字逸少曠之子也七歲學書及年十二見前代筆論於父枕中竊而讀之父曰汝何來吾所數也羲之笑而不荅其母曰汝年幼小看用筆法未能曉解縱獲父教恐復不能祕惜父乃語羲之曰待汝成人吾當授汝羲之拜曰願早授之使得成人已爲慕學父語以大綱羲之學功日進衛夫人一見語大常王策曰此小兒必見用筆訣也妾近觀其書便有老成之智因流涕曰此子必蔽吾書名晉成帝時祀北郊更祝版工人削之羲之筆入木七分

羲之年八歲學書見諸家論書常悲思遂自云今雖童稚稍長必求會解而後作筆勢論

吳皇象工書謂之八絶

晉索靖衛瓘工書號一臺二妙

前漢相國蕭何善篆籀

宋翼鍾繇弟子亦善書

秦相李斯改尚方大篆為小篆斯字通古上蔡人少受學於荀卿仍學篆勢今之名山及印璽由斯之筆勢也至曹喜見之悲歎不已亦作筆論一卷

張芝字伯英少好筆扎臨池學書池水盡墨見蔡邕作筆勢芝遂作筆心論五篇

鍾繇許昌人師胡昭書十六年不曾窺戶見昭筆心論驚歎無已慮後時學不至此而後大悟遂作筆骨論

晉王羲之別傳子獻之附

羲之字逸少琅琊臨沂人也祖正尚書郎父曠淮南太守羲之幼訥於言及長辯贍以骨鯁稱尤善隸書為古今之冠論者稱其筆勢以為飄若游雲矯若驚龍深為從伯敦導所器重嘗謂羲之曰汝是吾家佳子弟也與王承王悅為王氏三少起家祕書郎征西將軍庾亮請為參軍累遷長史亮臨薨上疏稱羲之清貴有鑒裁還寧遠將軍江州刺史羲之既少有美譽朝廷公卿皆愛其才器頻召為侍中吏部尚書皆不就復授護軍將軍又苦求宣城郡不許乃以為右

軍將軍會稽内史羲之雅好服食養性不樂在京師
初渡浙江便有終焉之志會稽有佳山水名士多居
之孫綽李充許詢支遁等皆以文義冠世與羲之同
好嘗與同志宴集於會稽山陰之蘭亭羲之自為之
序以申其志性愛鵝會稽有孤居姥養一鵝善鳴求
市未能得遂携親友命駕就觀姥聞羲之將至烹以
待之羲之歎惜彌日又山陰有道士養好鵝羲之往
觀焉意甚悅固求市之道士云為寫道德經當舉群
相贈耳羲之欣然寫畢籠鵝而歸甚以為樂其任率
如此嘗詣門生家設嘉饌供給意甚感之欲以書相
報見有一新棐几滑淨因書之真草相半門生送王
歸郡比還家其父已刮削都盡生還失書驚懊累日
又嘗在戴山且見一老姥持十許六角竹扇出市王
聊問此欲貨耶一枚幾錢荅云二十許羲之因取筆
書扇各五字姥大悵惋言舉家朝飧唯仰於此云何
書壞羲之荅曰無所損但言是王右軍書字可求百
錢既入市人爭買去後數日姥復持數十扇來請書
羲之笑而不荅其書為世所重皆此類也每自稱我
書比鍾繇當抗行比張芝草猶當鴈行也曾與人書
云張芝臨池學書池水盡墨使人耽之若是未必後
之也羲之初不勝庾翼郗愔及其暮年方妙嘗以章
草荅庾亮亮以示翼而翼深歎伏因與羲之書云吾

昔有伯英章草十紙過江顛倒遂乃亡失常歎妙迹
永絶忽見足下荅家兄書煥若神明頓還舊觀以升
平五年卒卒年五十九贈金紫光禄大夫加常侍尤
善草隷八分飛白章行備精諸體自成一家之法千
變萬化得之神功自非造化發靈豈能登峯造極然
剖析張公之草而襪纖折衷乃愧其精熟損益鍾君
之隷雖運用增華而古雅不逮至若研精體勢則無
所不工所謂冰寒於水亦猶雅頌得所鍾鼓云乎觀
夫開襟應務若養由之術百發百中飛華蓋世獨映
古今其後風靡雲從世所不易可謂冥通合聖者也
義之隷行草章草飛白五體俱入神八分入妙妻郗
氏甚工書有七子獻之最知名玄之凝之操之並二
草隷凝之妻謝道韞有才華亦善書為舅氏所重
獻之字子敬逸少第七子少有盛名而高邁不羈雖
閑居終日容止不怠慕劉真長之風工草隷善丹青
七八歲時學書羲之密從後掣其筆不得乃歎曰此
兒當有大名嘗書壁為方丈大字羲之甚以為能觀
者如堵桓温嘗使書扇筆誤落因畫作鳥將牛甚妙
年三十始仕起家為州主簿尋為祕書郎初娶郗曇
女離婚後尚新安公主無子唯一女後立為安僖皇
后后亦善書謝安甚欽愛之請為長史太元中新造
大極殿安欲使獻之題榜以為萬代寶而難言之試

謂曰魏時凌雲殿榜未題而匠者誤訂之不可下乃使韋仲將懸燈書之比訖鬚鬢盡白裁餘氣息還語子弟宜絶此法獻之揣知其旨正色曰仲將魏之大臣寧有此事使其若此有以知魏德之不長安遂不之逼安又問曰君書何如君家尊荅曰故當不同安曰外論不爾荅曰人那得知尋除建威將軍吳興太守徵拜中書令卒於官安僖皇后立以后父追贈侍中特進光祿大夫太宰謚曰憲獻之幼學父書次習於張爾後改變制度別創其法率爾師心冥合天矩觀其逸走莫之與勍至於行草興合則若孤峯四絶迥出天外其峭峻不可量也視其書雄武神縱靈姿秀出若臧武仲之智卞莊子之勇大鵬摶風長鯨噴沫懸崖墜石驚電遺光察其所由則意逸乎筆未見其止蓋欲奪龍蛇之飛動掩鍾張之神氣措其陽秋尚冨縱逸不羈天骨未成有時而殯靈根不固豈不痛哉人有求書罕能得者雖權貴所逼彌不介懷偶其興會則觸遇造玄筆皆發自於衷不從於外時議者以為羲之草隸江左中朝莫有及者獻之骨力遠不及父而頗有媚趣惟行草之間逸氣逼人若論諸體則劣於右軍子敬隸行草章草飛白五體俱入神八分入能或謂獻之為小令非也子敬為中書令太元十一年卒於官年四十三族弟珉代居之至十三

年而卒年三十八時謂獻之為大令珉為小令

唐僧懷素傳　陸羽

懷素疎放不拘細行萬緣皆繆心自得之於是飲酒以養性草書以暢志時酒酣興發遇寺壁里墻衣裳器血靡不書之貧無紙可書嘗於故里種芭蕉萬餘株以供揮灑書不足乃漆一盤書之又漆一方板書至再三盤板皆　懷素伯祖惠融禪師者也先時學歐陽詢書世莫能辯至是鄉中呼為大錢師小錢吏部常尚書陟見而賞之曰此沙門孔翰當振宇宙大名懷素心悟曰夫學無師授如不由戶而出乃師金吳曹錢塘鄔彤授其筆法鄔亦劉氏之出與懷素為羣從中表兄弟至中夕而謂懷素曰草書古勢多矣惟太宗以獻之書如凌冬枯樹寒寂勁硬不置枝葉張旭長史又嘗私謂彤曰孤蓬自振驚沙坐飛余師而為書故得奇怪凡草聖盡於此懷素不復應對但連吽數十聲曰得之矣經歲餘辭之去彤曰萬里之別無以為贈吾有一寶割而相與先時人傳彤有右軍惡溪小王騷勞三帖擬此書課以一本相付及臨路草書緊牽似古釵脚勉旃至晚歲顏大師真鄉以懷素為同學鄔兵曹弟子問之曰夫草書於師授之外須自得之張長史覩孤蓬驚沙之外見公孫大娘劍器舞始得底昂迴翔之狀未知鄔兵曹有之乎

懷素對曰似古釵脚為草書斠牽之極顏公於是懷
佯而笑經數月不言其書懷素又辭之去顏公曰師
斠牽學古釵脚何如屋漏痕懷素抱顏公脚唱賊父
之顏公徐問之曰師亦有自得之乎對曰貧道觀夏
雲多奇峯輙嘗師之夏雲因風變化乃無常勢又遇
壁拆之路一一自然顏公曰噫草聖之淵妙代不絕
人可謂聞所未聞之旨也
陸羽曰徐吏部不授右軍筆法而體裁似右軍顏太
保授右軍筆法而點畫不似何也有博識君子曰蓋
以徐得右軍皮膚眼鼻也所以似之顏得右軍筋骨
心肺也所以不似也
鴻漸傳論懷素字藏真詳夫藏真之字禮部張公謂
之字夫人名字必合詳兆豈偶然而已屏障者堂室
之華飾也非殊功大勲不可享之古人云一女不識
必有寒色而貧賤者思尺寸為其裘衣猶不能致況
屏障之間長與懷素一日九場醉僧耳而以管毛硯
汁恣情揮潑書吳縑宋縞不知其數得非名懷其素
者耶凡人真書則藏其草草則藏其真得非字藏其
真耶

書苑菁華卷第十八

書苑菁華卷第十九　錢塘陳書　思賢纂次

書訣

蔡邕九勢八字訣曰豈不爲篆輩輩角

夫書肇於自然自然既出陰陽生焉陰陽既生形勢出矣藏頭護尾力在字終下筆用力肌膚之麗故曰勢來不可止勢去不可遏惟筆軟則奇恠生焉凡落筆結字上皆覆下下以承上使其形勢遞相映帶無使勢背

轉筆宜左右回顧無使節目孤露

藏鋒點畫出入之迹欲左先右圭回左亦二爾趣有邪

藏頭圓筆屬紙令筆必常在點畫中行

護尾畫點勢盡功收之

旋勢出於啄磔之中又在腎筆緊趯之內

掠筆在於趯鋒峻趯用之

滿勢在於緊缺戰衍之

橫鱗鼎勒之規此名九勢得之雖無師授亦能妙合

古人須翰墨功多即造妙境耳

八字訣曰輕爲屈折子知之乎曰豈不爲鉤筆轉角

折鋒輕過之謂乎

巧爲布置子知之乎曰豈不爲欲書先預想字形布

置令氣勢異巧之謂乎

鋒爲未子知之乎曰豈不爲已成畫使其鋒健之謂

乎

力爲體子知之乎曰豈不爲趯筆則點畫皆有力即

骨體自能雄媚之謂乎

均爲間子知之乎曰豈不爲築鋒下筆皆須宛成無

令其疎之謂乎

稱爲大小子知之乎曰豈不爲大字促之令小小字

展之令大須令疎密之謂乎

損爲有餘子知之乎曰豈不爲趣長筆短點畫有不

足而常使意勢有餘之謂乎

益爲不足子知之乎曰豈不爲書點或有失趣者即

以傍點救之之謂乎

白雲先生書訣

天台紫眞謂子曰子雖至矣而未善也書之氣必達乎道同混元之理七寶齋貴萬古能名陽氣明則華壁立陰氣太則風神生把筆抵鋒肇乎本性力圓則凋勢疾則澁緊則勁逸則峻內貴盈外貴虛起不孤伏不寡迴迎非近背接非遠望之惟逸發之惟靖敬茲法也書妙盡矣言訖眞隱子遂鐫名以爲陳績維永和九年三月六日右將軍王羲之記

變通異訣

點不變謂之布棊畫不變謂之布筭方不變於之骰圓不變謂之環此則書之大病學者切宜慎之

唐太宗筆法訣

夫欲攻書之時當收視反聽絕慮凝神心正氣和則契於玄妙心神不正字則欹斜志氣不和書必顛覆同魯廟之器虛則欹滿則覆中則正正者冲和之謂也

大抵腕竪則鋒正鋒正則四面勢全次實指指實則節力均平次虛掌掌虛則運用便易

爲點必收貴緊而重

爲畫必勒貴澁而遲

爲擊必掠貴險而勁

爲斡必努貴戰而雄
爲戈必潤貴遲疑而右顧
爲環必郁貴戲鋒而揔轉
爲波必磔貴三折而遣毫
側不得平其筆
勒不得卧其筆雖筆鋒先行
努不宜直直則失力
趯須存其筆鋒得勢而出
策須仰策而收
掠須筆鋒左出而利
啄須卧筆而疾罨
磔須戰筆外發得意徐乃出之
夫點要作稜角忌於圓平貴於通變合策處策羊字
是也
合勒處勒士字是也
凡横畫並仰上覆收士字是也
三須解磔上平中仰下覆春主字是也凡三畫悉用
之
合掠即掠户字是也
彡乃形影字右邊不可一向爲之須背下擊之
爻須上磔觔鋒下磔放出不可雙出
多字四擊一縮二少縮三亦縮四須出鋒巧在乎躑

躒則古秀而意深拙在乎輕浮則薄俗而直置以採
摭菁能芟雜蕪穢庶近乎翰墨脫專執自賢闕於師
授則衆病蜂起衡鑑徒懸於闇矣

唐范陽盧攜臨池妙訣 一作盧儁

吳郡張旭言自智永禪師過江楷法隨渡永禪師乃
羲獻之孫得其家法以授虞世南虞傳陸東之陸傳
子彥遠彥遠僕之堂舅以授余不然何以知古人之
詞云耳儁按永禪師從姪纂及孫渙皆善書能繼世
張懷瓘書斷稱上官儀師法虞公過於纂矣張志遜
又纂之亞是則非獨專於陸也王叔明書後品又云
虞褚同師於史陵陵蓋隋人也旭之傳法蓋多其人 樓心字

羲獻之傳況徐吏部浩顏魯公真卿魏仲犀又傳蔣陸及從蜂鄂奴天余所知者又傳清河崔邈之傳褚長文韓方明徐吏部傳之皇甫閱以柳宗元員外爲余室劉禹錫爲及門者言柳公常未許爲伍柳傳方少卿直隱近代賀按員外甚寵馬陳李中丞或與方少卿得名者盡棄而呂傳手授而云能知未之見也小子衆昧常有心焉而良師不遇歲月久矣大機憒然迥取翰林隱術右軍筆勢論徐吏部論書實員自收字

又曰稱爲大小子知之乎曰嘗聞教授豈不謂大字
促之令小小字展之使大兼令茂密所以爲稱乎長
史曰然子言頗皆近之矣

夫書道之妙煥乎其有昔爲字外之奇凡庸不能辨
言所不能盡世之學者皆宗二王元常頗存逸迹曾
不見暢神機三昊書石及壁間紙剛倒 蓋相得也

永定法勢論刪繁選要以爲其篇數斟
言智者觀其象辭思過半矣微子著書
思於此鍾繇義獻誠可見其心乎

第用紙筆 第一認勢 第二果果
第四真如五行如行 第五草如走
第六稀 第七勾 第八下密

用筆之法拓大指撮中指鈎第二指指名指令
意虛如推郭璞大要也

凡用筆以大指節外置筆人令動轉自在
然後奉頭微拒奉中鈎筆拒勿令矢
隙名指拒中指小指拒名指此細要也
指不爲雄老自然去掌實指永定論云
以大指拓頭指鈎中指此善言孚老者
然必法氣脈均勻奉心須虛則轉側自
潤順脫須提起粘住則輕重來進把筆淺深
在去紙遠近遠則浮近去傳近則澁鋒
重 用水墨之法水散而墨在近法而移鋒
有看自然但剛則用軟筆柔則用硬筆

制在鋒紙柔用硬筆去勞鈎礙順成在
指純剛如錐畫石徒柔如以泥洗泥既
不圓暢神機三昊書石及壁間紙剛倒
蓋相得也

今瘦古今既殊肥瘦頗反如自省覽有異衆說張芝
鍾繇功趣精細殆同神機肥瘦古今豈易致意真迹
雖少可得而推逸少至於學鍾勢巧形容及其獨運
意疎字緩譬楚音習夏不能無楚過言不悟未爲篤
論又子敬之不逮逸少猶逸少之不逮元常學子敬

梁武帝觀鍾繇書法十意

平謂橫也　直謂縱也　均謂閒密也　鋒謂際也　鋒謂端也　力謂侔也　輕謂虛也　決謂牽也　補謂不足也　損謂有餘也　巧謂布置也　稱謂大小也

宇外之奇文所不書世之學者宗二王元常迹曾不睥睨義之有過人之論後生遂尔雷同元常謂之古肥子敬謂之今瘦今古既殊肥瘦頗反如自省覽有異衆說張芝傳手授之訣勿使無度所謂筆法也其次在於布置鍾繇巧趣精細殆同機神肥瘦各豈易致意真玆難少可得而推逸不慢不越巧使合宜其次紙筆精佳其次變法適懷妙筆鍾書勢巧形密及其獨運意陳字援蹙猶楚音唱夏不縱捨制奪或有規矩五者備矣然後能齊於古人曰能無楚過言不悟未為篤論又子敬之不逆逸少猶逸少之不逆元常學子敬者如畫虎也學元常者如畫龍也余雖不習而言必慕迹不至殊妙後開於褚河南曰用筆當須如印印泥欲明解強以示物也儻著巧思盈半矣子其勉之工習而言必慕之歟儻著巧思思盈半矣子其勉之工若精勤悉自當為妙筆真卿前請曰幸蒙長史九丈公曰妙在執筆今其圓暢勿使拘攣其次識法謂口肥子敬謂之今瘦今古既殊肥瘦頗反如自省覽有異衆說張芝傳手授之訣勿使無度所謂筆法也其次在於布置鍾繇巧趣精細殆同機神肥瘦各豈易致意真玆難少可得而推逸不慢不越巧使合宜其次紙筆精佳其次變法適懷妙筆鍾書勢巧形密及其獨運意陳字援蹙猶楚音唱夏不縱捨制奪或有規矩五者備矣然後能齊於古人曰能無楚過言不悟未為篤論又子敬之不逆逸少猶逸少之不逆元常學子敬者如畫虎也學元常者如畫龍也余雖不習而言必慕迹不至殊妙後開於褚河南曰用筆當須如印印泥思所不悟後於江島遇見沙平地靜令人意悅欲書乃偶以利鋒畫而書之其勁嶮之狀明利媚好自茲乃悟用筆如錐畫沙使其藏鋒畫乃沉著當其用筆常欲使其透過紙背此功成之極矣真草用筆悉如此則其迹可久自然妙於茲五年真草自知可成矣

字書優劣體意

古今書體不一有古文黃帝史蒼頡觀鳥迹制字號曰古文古文之別十三若龜書科斗書之類有籀書周宣王時史籀作謂之大篆大篆之別十二如殳書鳥書之類有小

思邈平矣

唐顏魯公送張長史筆法十意

子罷職醴泉特詣東海訪金吾長史張公旭請師筆法長史於時在裴儆宅憩止已一年矣衆有師張衆乃知是道也人或問筆法者張公皆大喉而對之便令書或三紙或五紙皆乘興而散竟不復有得其言者予自再游滄海下相見蓋不替僕曰問裴儆之下師敬長史有使所得日但沿書須素屏數本變論請筆法惟言信加工學臨寫書法當自悟尔僕自值裴儆宅月餘日与裴儆後長史言談散却過長史前請曰僕既承九丈獎誘日月滋深夙夜工勤耽溺翰墨殫四遠沉楊自來為穩備得問筆法要訣則終為師學莫能妙豈任感戴之誠也長史良久不言乃左右盼視佛然而起僕乃從行歸于東竹林院堂張公乃當堂踞牀而命僕坐平小榻乃曰筆法

玄微難妥傳授非老手高人誰可言其要妙書之未能且攻真草今以授子可須思妙　乃曰夫平為橫子知之乎僕思以對曰嘗問長史亦令每為平畫皆須縱橫有為此豈非其謂乎長史乃咲曰然　又曰夫直為縱子知之乎白豈不謂直者必縱之不令邪之乎白豈不謂直者必縱之不令邪曲之謂乎長史曰然　又曰為閒子知之乎白長蒙示以閒不容光之謂乎長史曰然　又曰蒙謂際子知之乎白豈不謂築鋒下筆皆令完成不真疎之謂乎長史曰然　又曰鋒為末子知乎白豈不謂末以成畫使其鋒健之謂乎長史曰然　又曰力為骨体子知之乎白豈不謂趯筆則點畫皆有筋骨子体自狀雄媚之謂乎長史曰尉　又曰決為幸掣子知之乎白豈不謂幸掣為撇決意推鋒使不能住滯令險峻而成以謂之決幸長史曰然　又曰補為不足子知之乎白嘗聞於長史豈不謂結構點畫或有失趣者則以別點畫旁救之謂乎長史曰然　又曰損為有餘子知之乎白長蒙所授豈不謂趣長筆短嘗使意氣有餘畫之不足之謂乎長史曰尉　又曰巧為布置子知之乎白豈不謂點畫之豫想字形布置令其平穩或去外生神令乎奚勢是謂巧乎長史曰然　又曰稱為大小子知之乎白嘗聞教授豈不謂大字使之令小字展之使大兼令茂密所以為稱乎長史曰然子言頗皆近之矣若精勤悉自當為妙筆真鼎前請曰韋蒙長史九丈傳授用筆之法敢問王書之妙何如侍齋於文張公曰妙在執筆令其圓暢勿使拘攣其次識法謂曰傳手授訣勿使無度所謂筆法也其次在於布置布置不慢不越巧使合宜其次經筆精使其次變通適懷捨離奪意有規矩五者備矣然後能高於古人曰敢問長史神用筆之理可得聞乎長史曰余傳授筆法得之於老勇者遠曰昔曾學書強切深者何也不玉躍妙後問於褚河南曰用筆當法如印之泥思而不悟後於江邊遇見沙平地靜令人意悅位書而偶利鋒畫而書之其勢險之收明利媚

古文笙家

李斯刪古文複篆及史籀之書為之小篆小篆之別七如垂露倒薤之類今隸人依書謂之隸書之別部令龍瓜虎瓜書之類

太

太易可為萬世行者惟隸書得中漢晉以來工於隸體未有如鍾繇衛瓘之筆法也氏之法至褚遂良之工楷隸虞世南之為世祕柳公權之聚媚顏真卿之遒婉王羲之之隸書徐浩之草隸雖其筆法之正而性命之理道德之義幾然無聞若夫因止戈為武以知武之非己功如楚子因反正為之以知豐舒之必可伐如晉伯宗因三蟲食血為蠱如醫和知晉侯之疾因亥有二首六身史趙知絳老人所生日數之積皆因字通其意不然魯魚相承無有正訛君奚取焉

書志

宋王愔古今文字志目唐張彥遠云未見此書唯見其目今具錄其目

上卷古書三十六種

大篆　象形篆　科斗篆

有隸書程邈作秦其後有八分有草書漢史游作有飛白漢蔡邕作有行書漢劉德昇作

如自旅乃悟用筆如錐畫沙後其藏鋒畫乃沉着當其用筆若以使其透過紙背此功成之極矣真子用筆迹如畫沙點畫淨媚則其道至矣如此則其迹可省然古人但思此理以專想猶鳥書投墨畫不得妄動于其書神予遂銘曰迹非再拜而退自此得之之妙於筆也真子自知成矣

小篆　刻符篆　摹篆　蟲篆
隸書　署書　殳書　繆書
尚方大篆　鳳書　魚書
龍書　麒麟書　龜書　虵書
仙人書　雲書　芝英書　金錯書
十二時書　懸針篆　垂露篆　倒薤書
偃波書　蚊脚書　草書　行書
楷書　藁書　填書　飛白書
古今小學三十七家一百四十七人書勢五家
中卷秦吳五十九人
李斯　程邈　胡毋敬　趙高
司馬相如　張敞　嚴延年　漢元帝
史游　劉向　孔光　爰禮
楊雄　陳遵　杜林　劉睦
衛宏　劉當　曹喜　杜度
王次仲　班固　徐幹　賈逵
賈魴　左姬　許慎　崔瑗
唐綜　曹壽　崔寔　尹珍
羅暉　趙襲　張超　皇甫規妻
李巡　蔡邕　張芝　蘇班
劉德昇　師宜官　姜詡　梁宣
張昶　梁鵠　張紘　毛弘

左伯　魏武帝　邯鄲淳　衛覬
鍾繇　張昭　蘇林　張揖
胡昭　杜恕　諸葛融

下卷魏晉五十八人

韋誕　張緝　郭伯通　韋熊
來敏　鍾會　諸葛瞻　皇象
何曾　傅玄　韋弘　辛曠
魏徵　陳暢　楊肇　岑泉
張弘　朱育　江偉　司馬攸
孫皓　杜預　滿奢　楊經
呂忱　衛恒　衛宣　裴興

此葉誤衍

索靖　韋秀　李韞　向秦
裴邈　張炳　張越　羊忱
荀輿　王廙　李式　羊固
辟閭訓　王導　庾翼　會稽王濛
衛夫人　李廞　王恰　劉劭
王脩　王洽　王羲之　張彭祖
謝安　郗愔　任靜　王獻之
王珉　桓玄

唐舒元輿王勤纂志

秦丞相李斯變蒼頡篇爲王勤纂體尚太古謂古若無人當時議書者皆輸伏之故板乎能成一家法

式歷兩漢三國至隋氏更八姓無有出者嗚呼天意謂篆之道不可以終絶故授之以趙郡李氏子陽冰陽冰生皇唐開元天子時不聞外奬躬入篆室獨能隔一千年而與秦斯相見可謂能不孤天意矣當時得議書者亦皆輸伏之且謂之其格峻其力猛其功倫光大於秦斯有倍矣此直見上天以字寶瑞吾唐矣不然何綿更姓氏而寂寞無人予道不攻篆而識其點畫常有意求秦丞相真蹟會秦丞相去久聞其有八字刻在荆王其洪碑樹在嶧山顛今荆壁爲璽飛上天矣固不可得而見也洪碑者留在人間往往有好事者躋巔得見予亦嘗問得去嶧山道路異日將畢足觀之未去間行長安會同里客有得陽冰真蹟遺在六幅素上者遂請歸客堂張之見蟲蝕鳥步痕蹟若屈鐵石陷人屋壁霜畫照著疑龍虵駭鮮鱗甲活動皆欲飛去齊目視之分明覩文字之根植吾堂中然後知向之議也謂冰愈於斯吾雖未登嶧山觀此可以信其爲深於篆者之言也試以手拂拭其煙顏塵容侵暴日久攝皺折裂玉筋欲折予以褻慢讓其主主曰此易致耳豈當其如是愛耶予曰今世人所以重秦斯之蹟非能盡辨別之以其秦古矣斯邈矣向使秦斯與予比肩予能貴之乎曩吾尚欲苦辛登嶧山之巔縮在予掌握中今且獨不爲予貴予

不過生於唐而得與冰同爲唐人吾知冰殁二三十年其蹤蹟流於人間固不甚少得爲予目數見故易之若此使冰生於秦時予又安得造次而見遺塵耶是予賤目也世人皆默嗟吁冰既即世是字寶入地矣後人思之孜孜求之今且遭不知者忽易想生筆下日有新蹟固爲門户見覩之物矣冰雖欲求沽售不獨棄爲糞土必遭其詬怒也至人聞之其愧色見於顏眉間欲卷而退知其退也必因循而不信強止留之引筆書其行下志之以保明其爲字寶也不謬詞曰

斯去千年冰生唐時冰復去矣後來者誰後千年有人誰能待之後千年無人篆止於斯嗚呼主人爲吾寶之

書苑菁華卷第十九

書苑菁華卷第二十

錢塘陳　愚　纂次

雜著

晉楊泉草書賦

惟六書之為體美草法之最奇杜垂名於古昔皇著法乎今斯字要妙而有好勢奇綺而分馳解隸體之細微散委曲而得宜乍柳揚而奮發似龍鳳之騰儀應神靈之變化象日月之盈虧書縱竦而值立衡平體而均施或斂束而相抱或婆娑而四垂或攢剪而齊整或上下而參差或陰岑而高舉或落籜自披其布好施媚如明珠之陸離其發翰攄藻如春華之

楊枝其提墨縱體如美女之長眉其滑澤如
溜之分岐其骨梗強壯如柱楚之不基其斷斷窮盡
如工匠之畫規其苦角吟牙如嚴霜之傳枝衆巧百
態無盡不竒宛轉翻覆如絲相持

明辯表齊王僧虔書賦

情遞虛而側有思沿想而圖空心經於則目像其容
手以心麾毫以手從風揺挺氣妍嬾深功爾其隷也
明敏婉孋絢猜趨將摛文能縟託韻笙簧儀春等愛
麗景依光沉若雲鬱輕若蟬揚稠必昂萃約實箕張
垂端整曲裁耶製方或具美於片巧或雙競於兩傷
形綿靡而多態氣陵厲其如芒故其委貌也必妍獻
體也貴壯迹乘規而騁勢志循檢而懷放

唐吳融覽謝光上人草書想賀監賦

賀秘監東歸會稽霧隱霞栖泓鏡湖水作沿鑿石筭
峯為梯歎非雌雄畏其雄雞東皐子無鄉不醉漆園
吏有物皆齊孔子悠哉顧龜印以尋解翟公何爾羅
雀門而更題一日豁層軒慢素壁擁袂高下飛文絡
繹風雨隨生魚龍牙擲濤奔浪走中秋逢犯斗之槎
月上雲開半夜見隕天之石狂兕無群雜鴻一隻横
魯陽揮去之戈樹呂布射來之戟援毫既罷悅目忘
疲滿堂生金玉之寶出世掩鬼神之竒日落卷山
掩枕歆雲情遠鶴態難羈但將健筆以爲[illegible]待

閑人之見知邈矣清風茲焉仰止今觀上士　未藝
可繼伊人之逸軌當時芸閣猶於冨貴浮雲　素
門得不塵埃脫屣

梁陶隱居論楊許三僊君真跡

楊君書最工不今不古能細能大大較雖祖效郗法
筆力規矩兼於二王楊君名羲晉人許據書乃是學
楊而字體勁利偏善為隸經畫符與楊相善鬱勃峰
勢殆非人功所逮長史章章迺能而正書古拙隱居
昔見從道恩善別法書歎其神識今覩三君之蹟
字一畫皆望影懸了自善思非智藝所及特天假此
鑒令有以顯悟爾

隋釋智果心成頌

迥展右肩頭須長者向右展
寧宣臺尚字是
長舒左足有脚者向左舒
寶其類字是角
峻拔一角字方者擡石角
國用周字是
潛虛半腹右軍云畫稍扁於左右亦須肴遠近均
勻遍相覆蓋於令右虛用見岡月字是
間合間開無字等四點四畫為
綜上心開則下合也
陽仰陽覆五字是隔二畫字是隔三
皆斟酌二三字仰覆用之
迴互留放為字有磔捺重者則交字上住下
放茶字上放下住是也不可併放
變換垂縮為兩斡畫一
左垂斤字右垂一縮并字右縮
繁則減除為王書懸字虞書鳧字皆去下
一點張書盛字改血從皿也
疎當補續王書神字處字背加
一點却字下從下也

分若仰背為綜也用冊之類皆須自立其背鍾王毆虞皆守之
合如對目為逢也八字州字皆須潛相矚視
孤單必大八點一畫成其獨立者是
重並仍促為昌呂爻棗等字上小林棘羽等字在促森淼字兼用之
似側映斜丿為斜入之類是欠以入為曲女晏
如斜附曲謂人必在之類是
覃精一字功歸自得盈虛向背仰覆垂綸迴互不失也
統視連行妙在相承起復

隋釋智永題右軍樂毅論後

樂毅論者正書第一梁世模出天下珎之自蕭阮之
流莫不臨學陳天嘉中人得以獻文帝帝賜如興王
王作牧鏡中即以見示吾昔聞其妙今覩其真閱翫
良久匪朝伊夕始興覺後仍屬廢帝廢帝既殁又屬
餘杭公主公主以帝王所重恒加寶愛陳世諸王皆
求不得及天下一統四海同文果處處追尋累載方
得此書留意運工特盡神妙其間書誤兩字不欲點
除遂雌黃治定然後用筆陶隱居云大雅吟樂毅論
太師箴等筆力鮮媚紙墨精新斯言得之矣釋智永
記

唐太宗書王羲之傳後

書契之興肇乎中古龜文鳥迹不足可觀古
歸華舒牋點乾爭相誇尚競其工拙伯英臨
妙

無復餘蹤師[illegible]懸帳之奇罕有遺迹逮乎鍾[illegible]
略可言焉鍾雖擅美一時亦為迥絶論其盡善[illegible]
所疑至於布纖濃分踈密霞舒雲卷無所間然但其
體則古而不今字則長而逾制語其大量以此為瑕
獻之雖有父風殊非新巧觀其字勢踈瘦如隆冬之
枯樹覽其筆蹤拘束若嚴家之餓隸其枯樹也雖槎
枒而無屈伸其餓隸也則羸羸而不放縱兼斯二者
故翰墨之病歟子雲近出檀名江表然僅得成書無
丈夫之氣行行若縈春蚓字字如縮秋蛇卧王濛於
紙中坐徐偃於筆下雖禿千兎之翰聚無一毫之筋
窮萬穀之皮歛無半分之骨以茲播美非其濫名邪
此數子者皆譽過其實所以詳察古今研精篆素盡
善盡美其惟王逸少乎觀其點曳之工裁成之妙烟
霏露結狀若斷而還連鳳翥龍蟠勢如斜而反直既
之不覺為倦覽之莫識其端心慕手追此人而已其
餘區區之類何足論哉
唐虞世南勸學篇
自古賢哲勤乎學而立其名若不學即沒世而無聞
矣且會稽之竹箭湛盧之斷割不括而羽之不淬而
礪之終不見利用之材耳義之云躭翫之功積如丘
山張芝臨池書池水盡黑當其雅趣求彼真意無凹凸
形容而滯於[illegible]質此貴乎志意專精必有誠[illegible]

中霄之間遂[illegible]吞筆既覺之後若在胷臆又[illegible]寐
見張芝一一道字用筆體法斯也足明志誠感[illegible]信
有徵矣故羲之於山陰寫黃庭經感三台神降其子
獻之於會稽山見一異人披雲而下左手持紙右手
持筆以遺獻之獻之授而問之曰君何姓字復何遊
處筆法奚施答曰吾象外為宅不變為姓常定為字
其筆迹豈殊吾體耶獻之佩服斯言退而臨寫向逾
三歲竟昧其微況乃不學乎羲之云自非通靈感物
不可與談斯道夫道者學以致之飽食終日而無所
用心則去之逾遠矣不得其門而入雖勤苦而難成
矣今立以君臣之體類以攻戰之勢將以近而喻遠
必因筌而得兎務欲成其體要啓其户牖庶將來君
子思而勉之

唐劉禹錫論書

或問書曰書足以記姓名而已工與拙何損益於數
哉荅曰此誠有之蓋舉下之說爾非蹈中之說亦猶
言居室曰避燥濕而已言衣裳曰適寒燠而已言飲
食曰充腹而已言車馬曰代勞而已言禄位曰代耕
而已今夫考居室必以閎門豐屋為美笥衣裳必以
文章鮮澤為甲評飲食必以精良海陸為貴第車馬
必以華[illegible]絶足為高干禄位必以重侯累封為[illegible]是
數者皆不行[illegible]下之說奚獨於書也行之邪世士

依於德游於藝德者何曰至曰敏曰孝之謂藝何
禮樂射御書數之謂則藝居三德之後而士游
之也蓋居數之上而六藝之一也語曰飽食終日無
所用心難矣哉不有博奕者乎為之猶賢乎已是則
博奕不得列於藝差愈於飽食無所用心耳吾觀今
之人適有面詆之曰子書居下品矣其人必逌爾而
笑或謷然不屑詆之曰子握槊弈棊居下品矣其人
必赧然而愧或艴然而色是故敢以六藝斥人不敢
以六博斥人嗟乎衆尚之移人也問者曰然則彼類
晉宋齊間亦嘗尚斯藝矣至有君臣爭名父子不讓
何哉荅曰吾姑欲求中道耳子寧以尚之之弊規我
歟且夫信者美德也秦繆尚之而賢臣莫贖黃老者
至道也竇后好之而儒臣見刑道德且不可尚矧由
道德以下者哉所謂中道而言書者何處之文學
下六博之上材鈞而善者得以加譽遇鈞而善者得
以議能所加在乎譽非實也不贖于賞所議在乎過
非罪也不紊于刑夫如是庶乎六書之學不堙墜而
已乎

唐李華論書

或有人示以文卷者中有小學說一篇其略曰鴻文
先生堂上手執經一卷弟子以次立先生乎既
已而為文戶於衆子則不善書也小學家先

生通儒也

學何哉鴻文先生方隱是言之責曰夫儒之立身以學乎以書其書則孔子無以加也且止云典籍至是則無異也爾徒學書記姓名而已已乎已乎華既覽之心憤憤然思有以喻之故作論云

夫六藝中此為難事人罕曉其奥予非能也亦嘗聞其旨蓋用筆在乎虛掌而實指緩衄而急送意在筆前字居筆後其勢如舞鳳翔鸞則其妙也大抵字不可拙不可巧不可今不可古華質相半可也鍾王之法悉而備矣近世虞世南深得其體別有婉媚之態凡云八法學者悉善予有二字之訣至神之方所謂截拔也苟善斯字渙少伯英彼何人哉噫諒哉

之深人之難能知也是歟曷可已乎

唐司空圖書屏記

人之格狀或峻其心必勁心之勁則視其筆迹亦足見其人矣歷代入書品者八十一人賢傑多在其間不可誣也國初歐虞之後繼有名公元和長慶間先大夫初以詩師友兵部盧公載從事於商於因題紀唱和乃以書受知於裴公休辟倅鍾陵及徵拜侍御史退居中條時李忻州戎亦以草隸著稱為訃吏仕蒲[illegible]寧余公浩真蹟一屏以為貺凡四十八體皆備

送五言詩其朔風動秋

有歸心十四

下

或隸尤為精絶或綴小

猶驥奔泉可以視碧落矣先

但披翫殆廢寢食常囑誡云正長詩英吏部筆力迥

氣相資奇功無跡儒家之寶莫踰此屏也但二者皆

美神物所窺必當奪璧於中流飛鋩於烈火也殆非

子孫之所可存耳庚子歲遇亂自虞邑居負之置於

王城別業丙辰春正月陜軍復入則前後所藏及佛

道圖記共七千四百卷與是屏皆為灰燼痛哉今旅

寓華下於進士姚顗所居獲覽書品及徐公評論

感憤追述貽信後學且冀精於賞覽者必將繼此

次光化二年八月三日泗水司空圖銜涕撰録訖

唐韓方明授筆要說

昔歲學書專求筆法貞元十五年授法於東海

璹十七年授法於清河崔公邈由來遠矣自伯以

前未有真行草書之法姚恩廉奉詔論書云王僧虔

荅竟陵王書云張芝常誕鍾會索靖二衛並得名書

古今無以辯其優劣唯見筆力驚絶耳時有羅暉趙

襲並善書與張芝同著名而張矜巧自許衆頗惑之

常與太僕朱寬書云上比崔杜不足下方羅趙有餘

今言自古能書皆曰鍾張按張自矜巧為衆所惑今

言此去不言此張芝芝自云比崔杜不足以

平筆法起

玉明矣清河公雖云傳

張旭長史山
次百之筆之
清江公問八法起於隸字之始後漢崔子玉歷鍾王
以下傳授至於永禪師而至張旭始弘八法次演五
勢更備九用則萬字無不該於此墨道之妙最無不
用之以成也夫把筆有五種大凡筆管長不過五六
寸貴用易便也

得長史法者唯有得於
未之有前聞者乎方明

第一執管夫書之妙在於執管既以雙指苞管亦當
五指共執其要實指虛掌鉤撮訐送亦曰抵送〻備
口傳手授之說也世俗皆以單指苞之則力不一
無神氣每作一畫點雖有解法亦當使用不成曰平
腕雙苞虛掌實指妙無所加也

第二撥管亦名拙謂五指共撥其管末吊筆急上
體之書或起藁草用之今世俗多用五指撥管〻則
全無筋骨慎不可効也

第三撮管謂以五指撮其管末惟大草書或書圖幛
用之亦與拙管同也

第四握管謂捻拳握管於掌中懸腕以肘助力書之
或云起自諸葛亮倚柱書時雷霹柱裂書亦不輟當
用性氣率以此握管書之非書家流所用也後王當
及尸此〻蓋以用〻人故非本為也近有張
中拙然而〻〻也

第五 搦管門

小指以管於第一二

執管 効握管

異所為有好異之輩竊

昔严惲用之或以示凡淺時提轉甚為怪異此

書家之事也

伶公曰置筆於大指中節前居動轉之際以頭指齊

指兼為力指自然實掌自然虛雖執之使齊必

須用之自在今人皆置筆當節礙其轉動拳指塞掌

絕其力勢況執之愈急愈滯不通縱用之規矩無以

施為也

又曰夫執筆在乎便穩用筆在乎輕健故輕則活

便則須澁謂藏鋒也不澁則險勁之狀無由而生也

大流則便成浮滑浮滑則是為俗也故須每點

依筆法然始稱書乃同古人之迹所謂為合於古

也

又曰夫欲書先當想看所書一紙之中是何詞句言

語多少及紙色目相稱以何等書令與書體相合或

真或行或草與紙相當然意在筆前筆居心後皆須

存日法態有難書之字預須心中布置然後下筆

自徘徊意態雄逸不得臨時無法任筆所也

能解也

唐杜光庭明隸書所始

時程邈者非也隸書

是其物之士文伯曰然則二萬六千
也蓋亥字之形似布筭之狀按古文
狀雖春秋之時文字體別而言亥字有
八今之亥字下其首之二畫畀置身傍亥
二萬六千六百之數也據此亥文則春秋
之時有隸書矣又酈善長水經注云臨淄人有發古
冢者得銅棺棺外隱起為文言齊太公伐孫胡公之
棺也雖三字古文餘同今書此胡公又在春秋前
即隸書興於周代明矣當時未全行猶與古文相
自秦程邈已來乃廢古文全行隸體故程邈等
名非創造也

江南後主李煜書述

壯歲書亦壯猶嫖姚十八從軍初擁千騎恣睢之漢
而目無全虜又如夏雲奇峯畏日烈景縱橫炎炎不
可向耳其任勢也如此老來書亦老如諸葛亮董戎
不歡宴欲舉板輿自隨以白羽麾軍不見其風骨而
相 年無全鋒噫壯老不同功用則異唯所能
者而已 口之書有七字法謂之撥鐙自衛夫人并
工書于歐顏褚陸等流於此日然世人罕知
會得授每於先王奇哉是書也非
思則不能窮其

御墨蹟之昼鈎揭抵導送昊存於世余恐將來學者

故師之

翰林轉授隱術

雖從師授必須先識筆勢乃可加工筆

勢若可自務於遲澁遲澁既分資於異狀異狀得矣

求諸變態變態達矣無溺荒僻荒僻去矣藉於神彩

神彩至矣機於玄微則宕逸無方矣若乃一向規模

隨其手拙專以近其肥瘦體其疎密齊平

疾速流於遲澁進退生疑否臧不決振動迷於

留放惑於手下師心固執於獨見耻請問於知己人芳

以欲造玄微則未之有也今論字之點畫偏旁用

之術多於永字取法開手向背並遵鍾元常王逸

軌則有條貫自古皆口傳手授不載文字其人筆

圖上明之也

夫學書者先須識點畫去處名字然後集其筆法則

結束得并變通有憑畫不變喻排笄子點不變如若

如　　成斗圓不變成鈎斯則病之甚也崔子

之　　象俯仰有儀方不中矩圓不中規抑

揚　　闲隱古云近左虛右分間不同

其也

楷法之力　　已崔瑗悉能為之

用之也

心神彩永禪師不隳世

夫學

言

心識宗旨不知隱術難以求工鍾王以來

比

則心存於法而制在臨時遲速之態資於

八筆法點畫八體備於永字取則而已然八

豈起於疑字之始後漢崔子玉歷鍾王已下傳授所

用八體該於萬字墨道之最不可不明又有先達於

八體之外更演五勢以為制度

一鈎衣勢須圓角而蹲鋒用中指鈎以成之如岡同田白等字用之

二鈎弩勢須名指抵之中匡角而趯鋒以均之而成之如均勻句勿力等字用之

乾隆御覽之寶

原件短缺

此页后缺

北京大学图书馆藏书